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四十三

學海堂

易表別錄

武進張編修

惠言著

周易宋氏劉氏

武進張編修

惠言著

三國志注劉表為荊州牧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蔡母闈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後定釋文敘錄及隋經籍志皆有劉表易章句五卷釋文又引中經簿錄云注易十卷七錄云九卷錄一卷左即所謂後定者也而宋忠復自有著書釋文敘錄云宋衷易注九卷字仲子南陽章陵人後漢荊州五等從事又引七錄七志云十卷隋志則云梁有荊州五業從事宋忠注周易十卷亡忠與衷五業與五等形聲之殊蓋釋文成于隋其時宋注猶在陸元朗得見之隋志據唐時見存則知皇清經解

卷三百三十三

張編修易表別錄

一

此書亡于唐初矣然李鼎祚史徵皆詳引之則似未嘗亡者疑不能明也虞仲翔表云北海鄭元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元而皆未得其門今以殘文推之仲子言乾升坤降卦氣動靜大抵出入荀氏虞君以為堯勝康成者或以此景升章句尤闕畧難考案其義于鄭為近大要兩家皆費氏易也然費氏易无變動而仲子注革五云九者變爻則其異于鄭苟者不可得而聞云

周易宋氏

上經 象 象

乾

象曰天行健注云晝夜不懈以健詳其名餘卦當名不假于詳

矣集解 又見周易口說義餘卦下有各字矣作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注云用九六位皆九故曰見羣龍純陽則天德也萬物之始莫能先之不可為首先之者凶隨之者吉

故曰无首吉集解

此注并釋羣龍則是宋注本分象附爻自乾而然矣或集解并合其文邪

坤

象曰地勢坤注云地有上下九等之差故以形勢言其性也集解

需

象曰雲上於天需注云雲上於天須時而降也集解

此荀氏舉坎降陽之義知乾升坤降之例同

皇清經解卷三十三 張編修易義別錄

一一

師

弟子輿尸注云弟子謂六三也失位乘陽處非所據眾不聽從

師人分北或敗績死亡輿尸而還故曰弟子輿尸謂使不當其

職也集解

失位例乘陽例

開國承家注云陽當之五處坤之中故曰開國陰下之二在二

承五故曰承家開國謂析土地以封諸侯如武王封周公七百

里地也承家立大夫為差次立大夫因采地名正其功勳行其

賞祿集解

此條盡與荀氏同知陽之五陰之二者乃升降非易位也又

此云在二承五承即應也以陰上應故亦得名承

泰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平不陂天地際也注云位在乾極應在坤極天地之際也地平極則險陂天行極則往復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也

集解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注

云四互體震翩翩之象也蓋取震動翩翩為動貌陰虛陽實坤

今居上故言失實也

集解

互例

否

象曰天地不交否注云天地不交猶君臣不接天氣上升而不

皇清經解

卷五 否

張編修易義別錄

三

下降地氣沈下又不上升二氣特隔故云否也

集解

噬嗑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注云雷動而威電動而明二

者合而其道章也用刑之道威明相兼若威而不明恐致淫濫

明而无威不能伏物故須雷電並合而噬嗑備

集解

復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注云

商旅不行自天子至公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陽體成致

君道也制之者王者之事奉之者為君之業也故上言先王而

下言后也

集解

頤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注云頤者所由飲食自養也君子割不正不食況非其食乎是故所養必得賢自求口實必得體宐體宐禮義也是謂養正也集解

下經 彖 象

恆

象曰風雷恆君子以立不易方注云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二者常相薄而為萬物用故君子象之以立身失節而不易道也集解失節而不易道所謂反經合道也

遯

遯之時義大矣哉注云太公遯般四皓遯秦之時也集解

益

皇清經解 卷五百三十三 張編修易義別錄

四

象曰益損上益下注云明君之德必須損己而利人則下盡益

矣周易口訣義

史

九五莧陸注云莧莧菜也陸商陸也釋文與荀同

姤

羸豕孚蹢躅注云羸大索異為繩也馬注大壯羸其角亦以為大索所以繫豕者也異為股又為進退股而進退則蹢躅也初應于四為二所據不得從應故不安矣體巽為風動搖之貌也

集解取象及義盡與虞同

據例

革

革已日乃孚注云人情習常不說改易及變之後樂其所成故
即日不孚已日乃孚矣故曰已日乃孚也已竟也周易口已爲

竟與荀同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注云陽稱
大五以陽居中故曰大人兌爲白虎馬亦以兌爲虎以位正西
故也九者變爻故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集解

九者變爻則似以爻辭象變矣而參考他爻又不然未聞其
審

鼎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注云五當耳宋說象好用形似小過爲
飛鳥此五當耳亦是也中邑黃故曰鼎黃耳兌爲金又正秋五
星清經解

卷五章三

張編修易義別錄

五

例故曰金鉉公侯謂五也倒文蓋謂五爲公侯也上尊故玉下
卑故金以上爲天子金和良可柔屈喻諸侯順天子

集解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注云以金
承玉君臣之節上體乾爲玉故曰玉鉉雖非其位陰陽相承剛
柔之節也集解

荀氏卦變畧與虞同虞以鼎從大壯來上本乾初也此注云
上體乾爲玉是卦變可知

巽

九二巽在牀下注云巽爲木二陽在上初陰在下牀之象也二
陽象幹陰象其足二无應於上退而據初心在於下故曰巽在
牀下也集解

小過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注云二陽在內上下各陰有似飛鳥舒翮之象故曰飛鳥震為聲音飛而且鳴鳥去而音止故曰

遺之音也

集解

既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注云离者雨陽一陰陰方陽圓與輪之象也其一在坎中离一爻入互坎以

曳上當脫輪字

咎也

火入水必敗故曰曳其輪也初在後稱尾尾濡曳

集解

繫辭上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說始銳反釋文

注云說舍也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張編修易義別錄

六

荀氏升降義乾始于坎舍于离坤始于离舍于坎乾生物始子泰聚于午而終于否物死于否坤化成之羣于子而復始子泰是始復為天地終始泰否為萬物始終皆舍于坎离宋釋說為含蓋同此義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注云乾靜不用事則清

靜專一含養萬物矣動而用事則直道而行導出萬物矣一專

一直動靜有時而物无天瘁是以大生也

集解

夫坤其靜也翕其

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注云翕猶閉也坤靜不用事閉藏微伏應

育萬物矣動而用事則開闢羣蟄敬導沈滯也一翕一闢動靜

不失時而物無災害是以廣生也

集解

動靜以用事言則十二爻辟卦之氣亦荀氏泰否始終之通

致寇至

或作戎

注云戎誤釋文

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注云欲知天下之動者在於六爻之辭

也集解

繫辭下

何以守位曰人注云守位當得士大夫公侯有其仁賢兼濟天

下集解

文言

閑邪存其誠注云閑防也防其邪而存誠焉一在非其位故以

閑邪言之能處中和故以存誠言之集解

中和例同苟

君子進德修業注云業事也三為三公君子處公位所以進德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張編修易義別錄

七

脩業也

集解

爻位例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

道无成而代有終也注云臣子雖有才美含藏以從其上不敢

有所成名也地得終天功臣得終君事婦得終夫業故曰而代

有終也

集解

說卦

水火相逮

釋文云無不字

乾為天注云乾動作不解天亦轉運集解為圓注云動作轉運非

圓不能故為圓

集解

為駁馬注云天有五行之色故為駁馬也集解為木果注云羣星

著天似果實著木故為木果集解

其於稼也為反生注云陰在上陽在下故為反生謂臬豆之類

戴甲而生集解

巽為木注云陽動陰靜二陽動於上一陰安靜於下有似於木

也集解

坎為水注云坎陽在中內光明有似於水集解

為矯揉釋文注云曲者更直為矯直者更曲為揉水流有曲直故

為矯揉集解釋文云使曲者直直者曲為揉蓋誤脫為矯字

其於馬也為美脊注云陽在中央馬脊之象也集解

為曳注云水摩地而行故曳集解

其於木也為科上橐注云陰在內則空中木中空則上科橐也

皇清經解卷五十五張編修易義別錄

集解

艮為山注云二陰在下一陽在上陰為土陽為木土積於下木

生其上山之象也集解

為果臝注云木實謂之果草實謂之臝桃李瓜瓠之屬皆出山

谷也集解為闍寺注云闍人主門寺人主巷艮為主主富此職皆

掌禁止者也集解

兌為澤注云陰在上令下溼故為澤也集解

序卦

有事然後可大故受之以臨注云事立功成可推而大也集解

周易劉景升氏

上經 彖 象

乾

象曰天行健章句云詳其名也正義與宋同

屯

君子以經論正義同鄭

謙

象曰地中有山謙章句云地中有山以高下下故曰謙謙之為

道降已升人漢上易傳引此二句作降已而升人者也山本地上今居地中亦降體

之義故為謙象也集解

大畜

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釋文

曰閑輿衛章句云日猶言也釋文

皇清經解 卷五 高堂 張縯修易義別錄

九

六四童牛之牯章句云童妾也釋文未詳牯之言角也釋文

六五豮豕之豸章句云豕去其鬣曰豮釋文

頤

山下有雷頤章句云山止於上雷動於下頤之象也集解

其欲筮筮釋文章句云筮筮遠也釋文

習欲

習欲釋文用京章句云水流行不休故曰習釋文

象曰水洊至章句云洊仍也釋文

係用徽纆示于叢棘釋文章句云三股曰徽兩股曰纆皆索文釋文

言眾議于九棘之下也釋文訓示為眾議也

下經 象 象

咸

憧憧往來章句云憧憧意未定也

釋文

家人

九三家人疇疇釋文鄭云苦熱之意亦當作此疇字

睽

其牛鬲釋文云劉本從說文解從鄭說文作鬲鄭云牛角皆躡

損

君子以激忿釋文欲章句云激清也憤止也釋文憤與鄭同

萃

孚乃利用爇釋文未詳

繫辭上

皇清經解卷五皇學三張編修易義別錄

知以臧往釋文章句云臧善也釋文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四十四

學海堂

易義別錄

武進張編修惠言著

周易王子雍氏

王肅字子雍東海郡人魏司徒蘭陵成侯王朗之子文帝時爲散騎黃門侍郎稍遷廢帝嘉平中爲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卒贈衛將軍諡景侯釋文敘錄云王肅易注十卷又云作易音而無卷數隋經籍志有易注而無易音或音與注合爲十卷也肅著書務排鄭氏其託于賈馬以抑鄭而已故于易義馬鄭不同者則從馬馬與鄭同則并背馬故鄭言周禮則肅申馬論爲殷春祭是也鄭言卦氣本于馬則肅附說卦而棄馬西南陰方東北陽方用馬注而改其春秋之文是也馬鄭

皇清經解

卷三 易義別錄

張編修易義別錄

一

取象必用說卦是以有互有爻辰則肅并棄說卦剝之以坤象牀以艮象人是也然其訓詁大義則出于馬鄭者十七蓋易注本其父朗所爲肅更撰定疑其出于馬鄭者朗之學也其掇擊馬鄭者肅之學也自馬鄭注行而費氏易興諸家皆廢苟宋雖費氏而宗之者不及馬鄭以馬鄭主于人事而不及易家動變之說也王朗父子竊取馬鄭而棄其言禮言卦氣爻辰之精切者王弼祖述王肅而並棄其比附爻象者于是一是空虛不根而道士之圖書作矣嗚呼魏晉以壯老亂天下而易先受其禍聖道之亂邪說不興時數會之干肅奚咎哉

上經

乾

利見大人注云大人在位之目釋文文選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李善注引云大人在位之日

益誤脫也言在位則亦以為九五之大人與鄭同矣

上九亢龍有悔注云窮高曰亢知進忘退故悔也集解

坤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注云西南陰類故得朋東北陽類故喪朋

漢上易叢說

此即馬荀注也然不取其孟春孟秋三陰三陽之文其意蓋

不取卦氣也然則陰陽類者說卦之方東與北乾坎艮震陽

卦西與南巽離坤兌陰卦也

屯

乘馬班如注云班如槩桓不進也文選陸士衡與馬同

皇清經解卷五高函張編修易義別錄

二

六三即麓无虞釋文注云麓山足釋文

蒙

上九擊蒙注云擊治也釋文

需

致戎至釋文目鄭

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釋文鞶用馬亦當訓大注云褫解

也釋文

師

否臧否方有反釋文于豐日中見沫云王肅云音妹此易音文

也則凡直音者肅本音反語後人音也

比

六三比之匪人凶釋文

泰

拔茅茹茹音如 釋文

同人

九三伏戎于莽莽冥黨反 釋文

大有

九二大車以載車剛余反 釋文 讀爲輿也

九四匪其彭注云彭壯也釋文

豫

六三盱豫注云盱大也釋文 鄭云誇也大亦誇意

皇清經解 卷五 高齒張編修易義別錄

三

朋益簪簪又祖感反 釋文 毛居正六經正誤 云簪王肅音祖成翻盧召弓以毛非是

臺

有子考絕句 釋文 同馬

觀

觀盥而不觀薦釋文 馬義

噬嗑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注云四體純太平御覽 作商 陰卦骨之象骨在乾

肉脯之象金矢所以獲野禽以御覽 作故 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

必思其毒於利必思御覽 作避 其難 脯部 記 以陰象骨正與鄭反乾

剛坤柔經有明文何不思之甚

上九荷校滅耳注云荷擔釋文

賁

符文反注云賁有文飾黃白色釋文鄭箋詩白駒云易卦云山

下有火賁賁黃白色也此與之同

六五賁于邱園束帛蒺蒺注云失位无應隱處邱園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也蒺蒺委積之貌也文選陸士衡演連珠

注又東京賦注象衡門三字作榮闈二字又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詩注引失位无應隱處邱園二句又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注引隱處邱園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二句

失位例應例

剝

六二剝牀以辨辨否勉反釋文

六四剝牀以膚凶注云在下而安人者牀也在上而處牀者人

皇清經解卷五皇學張編修易義別錄

四

也坤以象牀艮以象人牀剝盡以及人身為敗滋深害莫甚焉

故曰剝牀以膚凶也集解易象之學于是盡失

復

无視悔視時支反釋文

无妄

无妄注云妄猶望謂无所希望也釋文同馬鄭

頤

六二頤頤拂經于邱頤貞凶注云養下曰頤拂違也經常也邱

小山謂六五也在艮為山二安應五反下養初豈非頤頤違常

于五也故曰拂經于邱矣拂邱雖阻常理養下故謂養賢上既

无應征必凶矣故曰征凶集解頤之道以陽養陰故彖云天地養

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今乃謂以二養初其謬甚矣違常于五亦不辭

大過

過音戈 釋文

習坎

入于坎窞

窞又徒感反 釋文

注云窞坎底也

釋文

險且枕

枕針甚反 釋文

商

則大耋之嗟

耋又他結反嗟又遭哥反 釋文

注云八十曰耋

釋文

九四突如其如

突唐屑反 釋文

下經

皇清經解

卷五 高齒

張編修易義別錄

五

咸

憧憧往來注云憧憧往來不絕貌

釋文

與馬亦同

九五咸其脢

脢又音灰 釋文

注云脢在背而夾脊

正義 鄭義同

莫之勝說

說如字 釋文

注云說解說也

釋文

小人否

否偷鄙反 釋文

注云否塞也

釋文 同鄭

大壯

大壯注云壯盛也

釋文 與鄭義同

君子用罔注云罔无

釋文 同馬

縲其角

縲音螺 釋文

晉

矢得勿卹釋文同馬鄭注云商為矢釋文同馬

明夷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釋文注云般旋也日隨天左旋也釋文同馬

睽

釋文音圭

其八天且艱釋文艱魚一反

後說之壺釋文同京馬鄭

蹇

蹇紀偃反
釋文

解

九四解而拇注云拇手大指釋文

皇清經解卷五高西張編修易義別錄

六

損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注云處損之極損極則益故曰不損益之非无咎也為下所益故无咎據五應三三陰上附外內相應上下交接正之吉也故利有攸往矣陽剛居上羣下共臣故曰得臣矣得臣則萬方一軌故无家也集解

據例

益

告公用桓圭釋文虞云圭桓圭也

史

九三壯于頄頄音龜
釋文

其行越越釋文注云越越行止之礙也釋文

九五莫陸注云莫陸一名商陸正義同馬鄭

姤

初六繫于金柅柅從手注云金柅織績之器婦人所用正義說文

柅絡絲柅也卽此

羸豕羸豕隨反釋文

萃

萃亨釋文鄭亦同

若號號戶羔反同馬鄭釋文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注云六二與九五相應俱履貞正

引由猶通迎也爲吉所迎何咎之有舊唐書一百卷王志愔應正論禴殷春祭名

釋文說論同馬

皇清經解卷五高張編修易義別錄

上六齋咨齋將啼反釋文

升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亨許兩反同馬鄭釋文

困

九四來余余釋文

九五臲卼釋文注云臲卼不安貌釋文鄭云剝削當爲倪仇此亦同

鄭

于臲卼臲妍詰反釋文

井

汔至汔其乞反釋文

九二井谷射鮒射音亦同鄭注云射厭也釋文鮒小魚太平御覽同鄭

雍敞漏 敞扶滅反

釋文

九五井冽 冽音例

釋文

震

震驚百里不喪七鬯注云在有靈而尊者莫若于天有靈而貴者莫若于王有聲而威者莫若于雷有政而嚴者莫若于侯是以天子當乾諸侯用震地不過一同雷不過百里政行百里則七鬯亦不喪祭祀國家大事不喪宗廟安矣處則諸侯執其政出則長子掌其祀 太平御覽

六三震蘇蘇注云蘇蘇躁動貌 釋文

艮

厲熏心 漢上易傳注云熏灼其心 漢上易傳同馬荀

皇清經解 張弼修易義別錄 卷五 高函

八

漸

初六鴻漸于干注云干山間澗水也 釋文

飲食行衍注云衍衍寬饒之貌也 文選左太冲 魏都賦注 馬云饒衍亦同

歸妹

九四歸妹愆期注云愆過也 文選劉越石 同馬

豐

雖旬无咎 旬音純反或音辱 釋文

六二豐其蔀 蔀音苟反 釋文

日其見沫 沫音妹 釋文 唯 此音作王肅云

旅

旅注云軍旅 釋文

初六旅瑣瑣注云瑣瑣細小貌釋文同鄭義

喪牛易音亦釋文

渙

初六用拯注云拯拔也釋文馬云舉也亦同

九五渙汗其大號注云王者出令不可復返喻如身出汗出不

可反也北堂書鈔一百二

中孚

我有好爵婦被反釋文

或罷罷音皮釋文

小過

小過過音戈釋文

皇清經解卷五張編修易義別錄

既濟

六二婦喪其鬢勿逐七日得注云體柔應五履順乘剛婦人之

義也鬢首飾坎為盜寓為婦喪其莠集解經文作鬢注中兩作鬢莠字或王本作莠集解

改之未盡耳鄰於盜也勿逐自得履中道也二五相應故七日得也

解集

此取應五坎為盜則王肅不用互卦也二既以五為夫又以

為盜又取相應為七日得乖錯甚矣

未濟

小狐汔濟注云坎為水為險為隱伏物之在險穴居隱伏往來

水間者狐也漢上易說卦傳據此則凡坎下之卦皆得稱狐矣又水險

隱伏皆坎象往來者以何象之故易象之學失之自王肅始

象上傳釋文云王肅本作繫辭上傳註于雜卦皆有傳字則象象亦云傳可知

隨

而天下隨之隨之時義大矣哉釋文改經文以合他卦之例不知

隨義主於隨時此王肅之陋也

觀

大觀在上觀音官釋文

習坎

險之時用大矣哉注云守險以德據險以時成功大矣集解

南

百穀草木麗乎地釋文

象下傳

阜清經解 卷五 萬函張編修易義別錄

十

咸

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注云

山澤以氣通男女以禮感男而下女初婚之所以為禮也通義

正取女之所以為吉也集解

此以義釋利則知四德皆依文言與鄭同

明夷

文王以之注云唯文王能用之下亦然釋文

家人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

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注云凡男女所以能各得其正者由

家人有嚴君也家人有嚴君故父子夫婦各得其正家家咸正

而天下之治大定矣集解

睽

其志不同行行遯孟反釋文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注云高卑雖異同育萬物集解

蹇

往得中也注云中適也釋文王肅不知中義故轉為適往得適不

辭

姤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注云女不可取以其不正不可與長久

也集解

漸

皇清經解卷五 張編修易義別錄

漸之進也女歸吉利貞釋文

歸妹

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注云男女交而後

人民蕃天地交然後萬物興故歸妹以及天地交之義也集解

及者謂以歸妹而及天地交也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注云以征則有不正之凶以

處則有乘剛之進也故无所利矣集解

中孚

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注云三四在内二五得中兌

說巽順故孚也集解

利涉大川乘不舟虛也注云中孚之象外實內虛有似可乘虛

木之舟也集解

小過

上逆而下順也注云四五失位故曰上逆二三得正故曰下順

集解

象上傳

乾

大人造也造七到反釋文

坤

文在中也注云坤為文五在中故曰文在中也集解

以此知王肅解易尚依爻象不如王弼之虛謾

需

皇清經解卷五高函張編修易義別錄

三

雲在天上需釋文

訟

患至掇也注云若手拾掇物然正義

師

君子以容民畜眾畜計六反釋文注云畜養也釋文

承天龍也釋文注云龍寵也釋文

同人

君子以類族辯物辯卜免反釋文

隨

君子以鄉晦入冥息鄉許亮反冥烏顯反釋文

蠱

君子以振民毓德

釋文云毓古育字

噬嗑

聰不明也注云言其聰之不明

釋文

復

以下仁也注云下附於仁

釋文

離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注云兩離相續明之義也

初學

記皇太子部

離王公也注云麗王者之後為公

釋文

蓋同鄭本作麗王公也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獲匪其醜大有功也

釋文

象下傳

皇清經解

卷五 畜畜

張編修易義別錄

三

遯

係遯之厲有疾斃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釋文

注云三上係于

二而獲遯故曰係遯病此係執而獲危懼故曰有疾斃也此於

六二畜臣妾之象足以畜其臣妾不可施為大事也

集解

三係于

二不宜云上一二以三為臣妾與經文又不合疑三二字誤當二

上係于三二執用黃牛之革者謂三執係之三執二而二終遯

故以為三病也二為三之臣妾臣妾可以係執餘事則不能也

大壯

不能退不能遂不祥也

釋文

注云祥喜也

釋文

同鄭

姤

后以施命詰四方

釋文

注云詰止也

釋文

同鄭

萃

君子以除戎器注云除猶脩治釋文同姚陸

升

君子以順德釋文

井

君子以勞民勸相相如字釋文

漸

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釋文

豐

豐其屋天際祥也闕其戶闔其无人自戕也釋文注云戕殘也釋文

祥日鄭戕義亦與鄭同

皇情經解卷三百四十四張編修易義別錄

十四

繫辭上傳釋文

在天成象注云象者日月星記正義在地成形注云山川羣七經

考文校物也禮記義同馬鄭宋本

八卦相蕩蕩唐黨反釋文

鼓之以雷霆霆音庭釋文凡經文相接者雖兩處引來亦皆連寫此條或不必提行成孫謹校

乾知泰始釋文

而易成位乎其中矣釋文同馬

三極之道也注云陰陽剛柔仁義為三極釋文即鄭三才之義

齊小大者存乎卦注云齊猶正也陽卦大陰卦小卦列則大小

分故曰齊小大者存乎卦也集解

憂悔吝者存乎介注云介纖介也釋文震无咎者存乎悔注云震

動也釋

故能彌綸天下之道注云綸纏裏也釋文 文選文賦 注作彌綸纏裏也

犯違天地之化釋文 同鄭

故君子之道鮮矣注云鮮少也釋文

其利斷金斷丁管反 釋文

野容誨淫注云作野音也 釋文 既云王肅作野又引王肅云 作野音也 殊未詳或以治讀作野

掛一以象三掛音卦 釋文

夫易闔物成務闔音同開 釋文

錯綜羣數文選注如此 注云錯交也綜理事也 文選郭璞江賦 又向秀思

舊賦注何敬祖贈張華詩注曹子建七啟注 顏延年元皇后哀冊文注皆引綜理事也

聖人以此洗心洗悉禮反 釋文

皇清經解 卷五 高雷張編修易義別錄

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殺所戒反 釋文

闢戶謂之乾闢甫亦反 釋文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注云此章首獨言是故者總眾章之

意釋文兩儀天地也文選潘安仁贈陸機詩注 兩儀天地也亦馬

表

雜出書釋文云漢家以火 德王故從各住

乾坤其易之緼邪緼又於門 釋文

繫辭下傳釋文

何以守位曰仁釋文

以體天地之撰撰土眷反 釋文

德之辯也辯卜免反 釋文

不可遠遠袁萬反 同馬釋文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噫於力反居音基 釋文注云噫辭也居辭

釋文噫辭同馬居辭同鄭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注云彖舉

象之要也釋文則以彖辭為卦辭也亦同馬釋文

成天下之亶亶者注云亶亶勉也釋文

文言傳

上下无常上時掌反 釋文

水流溼火就燥注云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炎盛而升

上尚書洪範正義雲從龍風從虎注云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興

史記伯夷列傳集解

六爻發揮注云揮散也釋文

皇清經解卷五高雷張編修易義別錄

其唯愚人乎知進退存亡釋文

說卦傳釋文

參天兩地而倚數倚其綺反 注云倚立也釋文同虞五位相合以

陰從陽天得三合謂一三與五也地得兩合謂二與四也正義此

亦用鄭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義

水火不相射射音亦 注云射厭也釋文同虞陸董姚

眇萬物而為言者也眇音妙 釋文燒萬物者莫疾乎風燒乃敬反又呼 燥萬物者莫熯乎火熯呼且反

釋文注云熯火氣也釋文

水火相逮釋文無不字同鄭宋陸

震一索而得男注云索求也釋文

爲勇

勇音字

爲香臭

釋文

今本爲臭 正義

爲矯輮

輮

奴又反又女九反

字同馬鄭

爲亟心

亟去記反 釋文

爲黔喙之屬

黔其嚴反 釋文

序卦傳

屯者物之始生也注云屯剛柔始交而難生故爲物始生也正義

豫必有隨注云歡豫人必有隨隨下隨正義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注云過莫大于不養正義

雜卦傳

釋文

蠱則節也

釋文 同鄭

皇清經解

卷五百四

張編修身義別錄

七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四十四終

嘉應生員葉榘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四十五

學海堂

易義別錄

武進張編修惠言著

周易董氏

董遇字季宣宏農華陰人建安初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魏
黃初中出為郡守明帝時入為侍中大司農卒釋文敘錄董
遇章句十二卷又引七志七錄並云十卷隋書經籍志則云
梁有魏大司農董遇章句十卷亡攷集解不引董遇則遇書
亡于唐初蓋可知遇著書在王肅前故無與肅合者其于鄭
荀則多同義雖不可考要之為費氏易也

上經 象 象

屯

皇清經解

卷一百四十五

張編修易義別錄

一

天造草昧章句云草昧微物釋文

泰

初九拔茅茹以其彘釋文章句云彘出也釋文

謙

君子以裒多益寡釋文章句云裒取也釋文與鄭荀並同

噬嗑

九四噬乾脯釋文同荀

賁

白馬翰如章句云翰馬舉頭高仰也釋文義與馬荀亦同

剝

君子德車釋文

无妄

不蓄畚章句云蓄反草也悉壽曰畚釋文

下經 彖 象

吏

九五竟陸章句云竟人竟也陸商陸也正義同宋

既濟

婦喪其髻釋文義與虞同

繫辭上

鼓之以雷霆章句云鼓鼓動也釋文同虞陸

乾以易知易音亦釋文同鄭荀虞

辯吉凶者存乎辭辯彼列反章句云辯別也釋文同虞姚

皇清經解 卷五 張編修易義別錄

二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章句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

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之而用四十九正義同姚

聖人以此先心釋文與京荀虞並同

繫辭下

夫坤安然示人簡矣釋文同陸姚

象也者象也釋文同孟京虞姚

文言

君子體信足以長人釋文同京荀

為其兼千陽也釋文一作本同荀陸

說卦

水火不相射射音亦章句云射厭也釋文與虞陸姚王肅並同

眇萬物而爲言者也章句云眇成也

釋文

爲幹卦釋文果家釋文鄭云乾當爲幹亦用鄭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四十五終

嘉應生員葉榦校

皇清經解

卷一千二百四十五

張編修易義別錄

三

空十二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四十六

學海堂

易義別錄

武進張編修惠言著

周易王世將氏劉子珪氏

王廩字世將琅邪臨沂人晉愍帝時封武陵縣侯元帝時爲左衛將軍遣諭王敦遂爲敦平南將軍荊州刺史尋卒猶贈侍中驃騎將軍諡曰康侯釋文敘錄易王廩注十二卷又引七志七錄云十卷隋志唯有三卷殘闕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除奉朝請不就博通五經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人嘗爲主簿行參軍公事免遂不復仕齊太祖踐祚欲用爲中書郎不受後以母老闕養拜彭城郡丞又除會稽郡丞數除官皆不拜卒諡曰貞簡先生釋文敘錄引七錄

皇清經解

卷五區六

張編修易義別錄

一

云劉瓛作繫辭義疏隋志有劉瓛繫辭義疏二卷又周易乾坤義一卷又云梁有周易四德例一卷亡文選注所引或云易注卽其疏義之文非別有注也而冊府元龜有劉瓛義九卷董真卿周易會通引劉瓛同人之注皆不足信東晉以後言易者大率以王弼爲本而附之以元言其用鄭宋諸家小有去取而已非能通其說如王廩者是也齊代鄭義甚行史稱子珪承馬鄭之後一時學徒以爲師範其于易或宜宗鄭黜王殘闕之餘無聞焉耳

周易王世將氏

上經 象

大有

明辨晰也 晰章舌反 此用鄭讀字也

利用寢伎 釋文 蓋以謙尊而光六五居尊位義當偃武與上六異

義故破侵為寢既不知卦象又昧于人事非也

豫

上六冥豫注云冥深也 釋文

賁

象曰山下有火賁注云山下有火文相照也夫山之為體層峯

峻嶺峭嶮參差直置其形已如彫飾復如火照彌見文章賁之

象也 集解 又見周易口訣義作山下有火文明相照夫山之

為體層峯峻嶺巖巒峭麗參差被日光照耀如以彫飾而見文章賁之象也

皇清經解 卷五 高六 張編修易義別錄

下經

咸

六二咸其腓注云腓腸也 釋文 用鄭

益

王用亨于帝 亨許庚反 釋文 用王弼隨注之義

夬

九二惕號 號音号 釋文 用鄭

萃

若號 號戶羔反 釋文 用鄭王肅

豐

九三豐其沛 沛豐蓋反又補 賴反 釋文

既濟

六四禡有衣袽釋文

繫辭上

君子之樞機注云樞戶樞也機弩牙也釋文同鄭

大衍之數五十注云衍廣也釋文蜀才同

繫辭下

价于石釋文古黔反

无祗悔釋文祗音支

說卦

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注云揮散也釋文用王肅

水火相逮釋文云用鄭宋王肅陸績

皇清經解卷三萬夫張編修易義別錄

兌為羊注云羊者順之畜故為羊也正義

為瘠馬注云健之甚者為多骨也釋文為駮馬注云駮馬能食虎

豹為其至健也正義

為大塗注云大塗萬物所出太平御覽

為矯揉釋文用宋

其於輿也為多青注云青病也釋文

為徑路注云物始故為徑路太平御覽

周易劉子珪氏

乾坤義

用九義云總六爻純九之義故曰用九也集解

彖曰義云彖者斷也斷一卦之才也集解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義云陽氣為萬物之始故曰首出庶物

君而天下皆寧故曰萬國咸寧也集解

文言義云依文而言其理故曰文言集解

至哉坤元義云至極也文選鄒陽上書吳王注不引經文宜在此句下萬物資生義云

自無出有曰生生得性之始也文選陶淵明雜詩注又左太冲魏都賦注引自無出有曰生皆

不引乃順承天義云萬物資生於地故地承天而生也集解

繫辭上義疏案正義上繫分爲十二章

鼓之以雷霆義疏云雷霆也震為雷商為電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大智度論案

注文經字鼓之以雷霆

憂悔吝者存乎介義疏云介微也一切經音義五分律

故能彌綸天地之道義疏云彌廣也文選孫興公天台山賦注一切經音義大方廣佛

皇清經解卷五高六張編修易義別錄

華嚴經引易彌綸天地之道法云彌廣也綸經理也元

應所引多用子珪上句既與文選注同疑亦是劉注

治容誨淫義疏云治妖冶也一切經音義維摩話經又大愛道比丘尼經

成天下之亶亶者義疏云亶亶猶微微也一切經音義大智度論

聖人以此洗心洗悉殄反義疏云洗盡也釋文

繫辭下義疏正義云劉瓛為十二章以對上繫十二章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四十七

學海堂

易義別錄

武進張編修惠言著

周易子夏傳 薛虞記

釋文敘錄子夏易傳三卷七略云漢興韓嬰傳中經簿錄云
丁寬所作張璠云或馭臂子弓所作薛虞記虞不詳何許人
中經簿子夏傳四卷七錄子夏傳六卷見唐會要劉子元等
議隋書經籍志周易傳二卷魏文侯師卜子夏傳殘闕梁六
卷案漢書藝文志易有韓氏二篇丁氏八篇而無馭臂子弓
則張璠之言不足信丁寬受易田何上及馭臂子弓受之商
瞿非自子夏則荀勗言丁寬亦非劉向父子博學近古以爲
韓嬰當必有據儒林傳稱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
皇清經解 卷三 萬七 張編修易義別錄
傳不聞其所受意者出於子夏與商瞿之傳異邪今所傳子
夏傳十一卷崇文總目云十卷以釋文集解諸書所引校之
都不相合晁以道云是唐張弧所作惠徵士棟以爲唐時子
夏殘書尙存無容僞爲爲之必宋人也然子謂卽唐時二卷
者亦非真韓氏書其文淺近卑弱不類漢人殆永嘉以後羣
書旣亡好事者聚斂眾說而爲之也朱子發云孟喜京房之
學大要皆自子夏傳而出此不察之言也孟京之易傳之商
瞿豈得出於子夏哉子發又以七日來復傳證京房六爻之
義以井谷射鮒傳證井爲五月之卦固有合者要之爲傳者
取于孟京非孟京取於此傳觀其文義可知也然晁以道云
二卷之書不傳而漢上易傳所引皆非十一卷之僞書則似

朱子發見之者其復出於晁後邪而何時亡之又不可曉也

上篇正義首卷云子夏傳云雖分爲上下二篇未有經字

乾

乾元亨利貞傳云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言乾秉純陽之性故能首出庶物各得元始開通和諧貞固不失其宜是以君子法乾而秉四德故曰元亨利貞矣集解

初九潛龍勿用傳云龍所以象陽也集解

上九亢龍有悔傳云亢極也集解

坤

先迷後得主漢上易傳

屯

皇清經解 卷三 屯七 張編修易義別錄

初九盤桓傳云盤桓猶桓旋也漢上易傳

六二屯如傳云如辭也釋文

乘馬班如乘音繩釋文傳云班如相索不進見釋文正義作班如者謂相牽不進也

訟

无咎傳云妖祥曰眚釋文

師

師貞大人集解崔憬云又漢上易傳

比

比吉傳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土而流比之象也夫凶者生乎乖爭今既親比故云比吉也集解釋文引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周易口訣義亦引

柔二句
地得水而

終來有它吉傳云非應稱它

漢上易傳此與荀義合

六三比之匪人傳云處非其位非人道也

漢上易傳以匪為非與馬

合

正位例

小畜

九三輿說輶

漢上易傳

傳云軸車虜也

正義

謂輶為軸與車之虜連關

軸與車者車謂輿也

九五有孚戀如

釋文

傳云戀思也

釋文

月近望

釋文

履

愬愬傳云愬愬恐懼兒

釋文馬義同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七

張編修易義別錄

三

泰

六四翩翩

釋文同虞

六五帝乙歸妹傳云帝乙歸妹湯之嫁妹也

漢上易傳

本乾鑿度

上六城復于隍

釋文

傳云隍城下池也

正義

大有

九四匪其旁

釋文

漢上易傳云子夏傳讀作旁旁盛滿貌

謙

謙傳云謙謙也

釋文

撝謙傳云撝謙化謙也

漢上易傳

或即京氏上下皆通之義

豫

六三紆豫

釋文

紆緩亦夸大之意或即鄭義

朋盍簪釋文傳云簪疾也釋文亦鄭速也之意

蠱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傳云先甲三日辛壬癸也後甲三日乙丙

丁也集解義無取於壬癸乙丙其用鄭而失之乎

噬嗑

九四噬乾脯釋文同荀

賁

東帛殘殘釋文陸音在干反則芟殘通字傳云五匹為東三元

二纒象陰陽釋文與鄭禮注同記云禮之多也釋文即馬云委積之

意

剝

皇清經解 卷五 島七 張編修易義別錄

四

六二剝牀以辨記云辨膝下也釋文同鄭

復

七日來復傳云極六位而反於坤之復其數七日其物陽也漢上

易傳朱子發云京房曰六爻反復之稱陸績注京房易傳曰六陽

涉六陰又七爻在初故稱七日日亦陽也與此義同

此辟卦十二爻之例

有災眚傳云傷害曰災妖祥曰眚釋文

大畜

初九有厲利已傳云居而待命則利往而違上則厲漢上易傳

頤

六二顛頤弗經釋文傳云弗輔弱也釋文

其欲攸攸釋文記云攸攸速也釋文

坎

混于叢棘釋文

離

嗷嗷若嗷子六反谷
慙也 釋文

下篇

咸

初六咸其拇釋文記云拇足大指也釋文同馬鄭

九五咸其脢釋文傳云在脊曰脢正義與鄭云背脊肉同

遯

上九肥遯釋文傳云肥饒裕正義

皇清經解 卷五 皇七 張編修易義刪錄

五

晉

九四晉如碩鼠釋文上易傳 漢 與鄭合

明夷

六二明夷睇于左股用拚馬壯吉釋文漢 睇同鄭拚用說文

睽

其牛掣釋文傳云掣一角仰也釋文

益

益傳云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萬物皆益正義同孟

夬

擊羊悔亡釋文

九五莧陸傳云莧陸木葉草根則上柔下也正義

妬

初六繫于金鏞

釋文

九五以杞苞瓜

釋文云作杞苞瓜

正義

記云杞杞柳也杞性柔勒宜屈撻

似苞瓜又為杞柳之杞

正義

釋文作杞柳柔勒木也

依記文則經字當作苞

義仍與苞同又為杞柳之杞柳蓋誤字當為梓也杞為杞柳與

鄭同為杞梓則馬義

困

九四來茶茶

釋文與翟同

于臲臲

釋文

釋文

井

九二井谷射鮒傳云井中蝦蟆呼為鮒魚

正義

釋文作鮒謂又見周易口

皇清經解

卷五高七

張編修易義別錄

六

訣義云鮒是蝦蟆也

朱子發云井為五月之卦螻蝈鳴故曰蝦蟆

六四井甃傳云甃亦治也以埽壘井脩井之壞謂之為甃

正義

文云甃子夏傳云脩治也本云以埽壘井為甃盧召弓本釋文本云作于云以正義合之以埽壘井正是子夏傳本云者或當為又云或後人校釋文者

鼎

我仇有疾傳云仇謂四也

漢上

漢上

易又云鄭以九四為九二仇則同鄭義

其形掣

漢上

艮

厲薰心

漢上

歸妹

六五帝乙歸妹傳云湯之嫁妹也漢上易傳

士刲羊无血傳云血謂四漢上易傳

朱子發云士刲羊三而无血則以互體言矣

豐

六二豐其蔀薛作菩釋文記云菩小蔀釋文與鄭同

九三豐其芾日中見昧釋文漢傳云芾小也亦虞蔀小之意

昧星之小者釋文與馬同記云昧輔星也釋文九家云斗杓後小星

卽輔星也

旅

得其齊斧釋文眾家皆同

皇清經解 卷五 高七 張編修易義別錄

渙

初六用拊馬壯吉釋文傳云拊取也釋文

中孚

吾與爾靡之漢上易傳釋文埤倉作縻云散也

六三得敵傳云三與四爲敵漢上易傳

既濟

既濟傳云陽已下陰萬物既成漢上易傳

六位之正陽皆下陰此與荀氏三陽降爲泰則爲既濟三陰降爲否則爲未濟其義正同但荀以既濟爲物之始此以爲

物之成或以物出地爲成邪

六二婦喪其茀釋文同虞

六四禱有衣袂釋文記云禱古文作禱釋文

未濟

小狐汔濟傳云坎稱小狐漢上易傳朱子發云九家集解坎為狐孟

喜曰坎穴也狐穴居義皆同惠言謂孟氏以坎為穴不為狐九家於象甚疎坎為狐非也就使坎得為狐又何稱小故知為此

傳者妄爾

又

傳云婦人學于舅姑者也漢上易傳引以言國語文新不知何卦之傳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四十七終 嘉應生員葉榦校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七 張編修易義別錄

五經異義漢許慎撰鄭子駁隋唐經籍志著錄十卷宋時已佚
近人編輯勵存百有餘篇 聚珍板外有秀水王復本陽湖莊
葆琛本嘉定錢大昭本曲阜孔廣林本大抵攬拾叢殘以意分
合孔本條理差優而強立區類欲還十卷之舊非所敢從也嘉
慶戊辰夏余養疴京邸取而參訂之每舉所徵錄尤詳者若文
多差互仍兩載之其篇題可見者二十五事第五田稅第六天
號第八疊制三事篇次尙存其它以類相從略具梗槩復刺取
諸經義疏諸史志傳說文通典及近儒著述與許鄭相發者以
資稽覈閒附蒙案疏通證明釐爲上中下卷踰五年侍 太宜

人里第暇日質之吾友甌寧萬世美而及門僂遊王棹南爲錄
諸板序曰五經皆手定於聖人羣弟子之學焉者微言大義靡

皇清經解

卷之百六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序

一

不與聞然左丘明親造邾受經公羊高穀梁俶咸卜子門人而
春秋三傳乃若瓜疇芋區之不可相合子輿游夏最善說禮服
而檀弓言小斂之奠東西異方司徒敬子之喪弔經異用公叔
木與狄儀之所爲服功衰異說何也周衰禮失舊聞寢湮或疑
文墜緒傳習錯出或繁節繆理儒者難言况其後支裔益分門
戶益廣則五經焉得無異義哉漢承秦燔之餘學者不見全經
經義多由口授古文始出壁中經生遞傳各持師法牢固而不
肯少變斯亦古人之質厚賢於季俗之逐波而靡也夫其一致
百慮殊塗同歸豈謂一勺非江河之澗卷石非泰華之壤乎哉
但去聖久遠枝葉日蕃不有折衷奚由遵軌此石渠白虎所以
論同異於前而叔重所以正臧否於後也石渠議奏之體先臚

衆說次定一尊覽者得以考見家法劉更生采之爲五經通義
惜皆散亡白虎通義經班固刪集深沒衆家姓名殊爲疎失不
如異義所援古今百家皆舉五經先師遺說其體做石渠論而
詳贍過之自建武以後范升陳元之徒忿爭謹譁頗傷黨伐永
元十五年司空徐防言太學試博士皆以意說不修家法妄生
穿鑿輕侮道術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
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是時師法已衰
至安帝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經術之風微矣叔重此書蓋
亦因時而作憂大業之陵遲採末師之蹢陋也許君又著說文
解字綜貫萬原當世未見遵用獨鄭君注儀禮旣夕記小戴禮
雜記周禮考工記嘗二僂之所以推重之者至矣顧於異義爲
皇清經解

卷三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序

二

之駁者祭酒受業賈侍中敦崇古學故多從古文家說司農囊
括網羅意在宏通故兼從今文家說此其判也案張懷瓘書斷
叔重安帝末年卒鄭予別傳康成永建二年生鄭視許爲後進
而繩糾是非爲汝南之諍友夫向歆父子猶有左穀之違何鄭
同室何傷箴旨之作聖道至大百世莫殫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斷於事得其實道得其真而已庸詎與夫悅甘而忌辛賤雞而
貴鶩者哉今許鄭之學流布天下此篇雖略然典禮之闕達名
物之章明學者循是而討論焉其於昔人所譏國家將立辟雍
巡守之儀幽冥而莫知其原者庶乎可免也

嘉慶十有八年癸酉春正月福州陳壽祺自序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四十八

學海棠

五經異義疏證

閩陳編修壽祺著

異義第五田稅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減於十一大貉小貉十一稅天子之正蒙案當作天下之中正文見公羊宣十五年傳

十一行而頌聲作故蒙案故當為古字誤周禮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

一近郊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

晦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原注當云六百四十斛○蒙案四秉曰筥十筥曰稷以稷禾為二百四十

斛則許以芻秉二百四十劬原注當云一百六十斗○蒙案二秉為六斛

十劬釜米十六斗謹按公羊十一稅遠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

中下與周禮同義蒙案謹字舊脫今補

冬之闕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為民城道溝渠之役近

皇清經解卷三高天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一

者勞遠者逸故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所養者少

則與薄田其調均之而足故可以為常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

貴美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通相倍蓰而上中下也

蒙案此五字當作兩云上中下與周禮同義未之思也又周禮六篇無云軍旅

之歲一井九夫百晦之稅出禾芻秉釜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

周禮載師疏引

歐寧萬中書世美曰按禾米秉筥字同數異禾以一把為

秉故秉之為文从手从禾詩所謂彼有遺秉是也四秉為

筥又謂之穡詩所謂此有不斂穡是也十筥為稷四十筥

語所謂田一井出稷禾是也十稷為耗四百聘禮所謂禾

三十車車三耗是也千二百此禾之數也米則五斗為筥聘

禮所謂米三十車車秉有五數是也一秉之米凡一百六十斗此米之數也許氏既言出禾則當以把計不當以斗斜計且聘記言二百四十斗者以明一車所容耳非以釋秉也許以此句釋芻之秉又改斗爲斛誤矣必如所言則聘禮所謂車三秬者凡爲禾二十八萬八千斛非準海船之量以爲車不能容非千人之力不能挽也會有是乎

蒙案魯語仲尼言先王制土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許叔重傅周禮蓋出此說文禾部秬引周禮曰二百四十斛爲秉四秉曰第十筥曰稷十稷曰秬四百秉爲一秬案此聘禮記文惟彼斛字作斗疑許君所見本異又疑此出周禮說故異義據之說文傅周禮曰三歲

皇清經解

卷三 高天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二

一 祿五歲一禘又傅周禮有郊宗石室皆屬周禮說非謂周禮六篇有其文也文獻通考漢章帝建初三年詔度田爲三品是漢制收田有上中下

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濼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臬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四十五井

井字舊脫據惠氏校宋本禮記補

除山川坑畝

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畝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轂萬秉

禮記十一王制正義

蒙索左氏傳襄二十五年正義引賈逵注說賦稅差品與異義同是許所引左傳說卽賈逵說也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先鄭注井牧卽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者也後鄭注云隰臯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是二鄭與賈許說井牧同也然左氏說九等與周禮禹貢又各有別孔穎達王制正義曰如異義此說則方十里凡百井三十六井爲山川坑垆六十四井爲平地出稅案鄭注小司徒成方十里緣邊一里治爲溝洫則三十六井其餘方八里爲甸六十四井出田稅與異義不同者異義所云通山林藪澤九等而言之鄭注小司徒者據衍沃千里而言之也異義九等者據大略國中有山林至衍沃之等言之周禮九等者據授民地肥瘠有九等也尚書禹貢注云此鄭康成注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天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所以又有此九等者以禹貢九州有上中下九等出沒不同故以井田計之以一州當一井假令冀州上上出九百萬夫之稅兖州下下出一百萬夫之稅是九州大較相比如此非謂冀州之民皆出上上兖州之民皆出下下與周禮九等又不同也

甌寧禹中書世美日案四十五井之地山川坑垆三十六

井出賦者九井是山川坑坼居五分之四出賦者僅五分之一也百萬井之內山川坑坼三十六萬井出賦者六十四萬井是山川坑坼僅十一分之四出賦者居十一分之七也上下絕不相蒙疑闕本注疏所引文有訛脫

異義禮戴說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

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

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謹案五經說各不

同是無明文可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

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蒙案王制正義云是許以周禮爲非

鄭駁之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

之事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

皇清經解卷三萬六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四

耳六十而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息之間多其五歲又何大違

之云徒給公家之事云非用民意耶王制所云力政挽引築作

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爲士卒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禮記

十三王制正義

蒙案白虎通曰王命法年三十受兵何重絕人世也師行

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須其有世嗣也年六十歸兵者何不

忍鬪人父子也王制曰六十不預服戎此卽易孟氏詩韓

氏說也白虎通文見太平御覽卷三百六

又蒙案先鄭注周禮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許君引漢制

者漢書高帝紀二年注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

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

疇

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疲癯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景帝紀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師古曰傅著也言著民籍給公家徭役也此許君所據及鄭君引今之正衛之制是也孟易韓詩說二十行役與周禮國中七尺合然鄭君周禮太宰九賦注云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遂師之職亦云以時徵其財征皆謂此賦也鄉大夫注亦云國中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

世家復多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五

役少者以經云國中貴者至疾者皆舍也

則周禮注不以征爲胥徒與駭異義

自異也攷口賦之法始於管子山至數篇云邦賦之籍終歲十錢是也漢書昭帝紀如淳注引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貢禹傳元帝時禹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此傳述口錢事最詳禹在元帝時建議去武帝時甚近言之鑿鑿則口錢非周所有審矣

異義天號第六

蒙案周禮載師疏引異義第五田稅司尊彝疏引異義第六疊制此亦當作異義第六天號兩

第六疑有一作第八者字之誤耳曰第五曰第六者其篇次也
曰從周曰天號曰彙制者其篇目也毛詩正義引欽若昊天誤
今從周 今尚書歐陽說春日昊天蒙案周禮疏作欽若昊天誤
禮疏毛詩黍離正義引作春日昊天
天當 夏日蒼天秋日旻天冬日上天總爲皇天蒙案毛詩正爾
從之義無此四字

雅亦然古蒙案周禮疏作故誤毛尚書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
詩正義作古當從之

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

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蒙案
毛傳

與此合毛詩正義省之 謹案尚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總勅四
云古尚書說與毛同

時知昊天不獨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稱旻天不

弔時非秋天蒙案毛詩正義作時非秋也當從之以上見周
禮大宗伯疏又毛詩黍離正義引小異又禮記月

令正義引元氣 廣大謂之隤天

蒙案周禮疏第六譌爲等六曲阜孔廣林謂彙制第六天
皇清經解 卷五 萬天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六

號不得又爲第六竟列天號第一仍留等六二字以存疑

非也

乎之間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

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大言之蒙案遠大疑
當爲遠視尚

書堯典正義周禮 疏引並無大字 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

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至尊之號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

以已情所求言之耳蒙案毛詩正義無已字言之非必於其時

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旻天不弔

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其時也此

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耳若察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

昊天孔子卒稱旻天不弔無可怪耳以上見毛詩王風黍離
正義爾雅釋天疏引同又

周禮大宗伯疏引小異若察於是以下無此二十字文多脫誤
又見尚書堯典正義尚禮大宗伯疏引若察於是者相須
從四時各有所別故尚書所云者論其義也即是相須
乃是此名非必紫微宮之正直是人逐四時互稱之

蒙案爾雅釋天曰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
天毛詩黍離正義引李巡曰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
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皆有
文章故曰旻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正義又
曰爾雅春蒼夏昊歐陽說春昊夏蒼鄭旣言爾雅不誤當
從爾雅而又從歐陽之說以春昊夏蒼者鄭爾雅與孫郭
本異故許慎旣載今尚書說卽言爾雅亦云明見爾雅與
歐陽說同壽祺攷白虎通義四時篇曰四時天異名何天
曾各據其盛者爲名也春秋物變盛冬夏氣變盛春曰蒼

皇清經解

卷三 高天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七

天夏曰昊天秋日旻天冬曰上天爾雅曰一說春爲昊舊仍

作蒼字譌天是也白虎通義並載爾雅兩說是爾雅舊本有作

春昊夏蒼者許君異義及鄭駁所據爾雅皆然說文第七

上曰篇旻秋天也從日文聲虞書曰仁閱覆下則稱旻天

此用爾雅與今尚書說也所引虞書卽異義之古尚書說

也第十下亦篇昇春爲昇天元氣昇昇從日亦亦聲此

亦兼採爾雅今尚書古尚書說也其曰春爲昊天與異義

同劉熙釋名釋天曰春日蒼天陽氣始發色蒼蒼也夏曰

昊天其氣布散顯顯也秋日旻天旻閔也物就枯落可閔

傷也冬日上天其氣上騰與地絕也劉所據爾雅則與李

巡孫郭本合諸家釋蒼旻義同惟李釋旻天上天爲異

異義第六

蒙案第六二字據周禮司尊彝疏增

彝制韓詩說金彝大夫器也天子

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

蒙案毛詩音義引韓詩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梓士無飾據此則異義所引稍畧

之所胙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

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彝者取象雲雷博施如

人君下及諸臣

見毛詩卷耳正義爾雅釋器疏○又見周禮司尊彝疏未句作爲人君下及諸臣同

蒙案禮有祭社之彝有宗廟獻尸之彝有宗廟酢臣之彝

有饗燕之彝周禮邕人凡祭祀社壇用大彝鄭注大彝瓦

彝也阮氏圖云瓦爲之容五斗赤雲氣畫山文中身兌

平底有蓋見聶崇義三禮圖張鎰所引此祭社之彝七月

禮司尊彝追享朝享其再獻用兩山尊鄭司農云山尊山

皇清經解

卷三萬天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八

彝也禮記明堂位曰尊用犧象山彝山彝夏后氏之尊也

禮器曰廟堂之上彝尊在上犧尊在西君西酌犧象夫人

東酌彝尊此宗廟獻尸之彝也司尊彝六尊皆有彝諸臣

之所胙也鄭康成云諸臣獻者酌彝以自酢不敢與王之

神靈共尊鄭司農云尊以裸神彝臣之所飲也酒正疏云

三酒皆盛於彝尊在堂下此宗廟酢臣之彝也毛詩卷耳

我姑酌彼金彝傳云人君黃金彝此饗燕之彝也張鎰引

阮氏圖誤指瓦彝爲諸臣所酢聶氏駁之是矣周禮六尊

皆有彝禮運正義據崔氏依周禮爲說犧象之尊禘與春

夏時祭用之王后所酌尊並同而禮器言君西酌犧象夫

人東酌彝尊別彝尊於犧象與周禮異者周禮天子之制

禮器言君夫人是諸侯之制諸侯用齊及酒雖視天子而尊鬯之名容有不同也鬯之制度鄭康成注司尊彝云山鬯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毛詩卷耳正義引此而申之云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爲之韓詩說言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體則士以上士字據爾雅疏三禮圖增同用梓而加飾耳毛說言大一碩禮圖亦云大一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雖尊卑飾異皆得畫雲雷之形以其名鬯取於雲雷故也爾雅疏全據此正義文今攷說文第六上木篇櫛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象施不窮也從木雷聲鬯櫛或從缶壘櫛或從皿鬯籀文櫛許不從韓詩說鬯有玉金故以從木字爲正其云刻木作雲雷象與鄭君周禮注及禮圖同

皇清經解

卷三 高天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九

則鄭於異義無駁可知儀禮士冠禮疏引漢禮器制度洗之所用士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用白銀天子用黃金又引漢禮器制度水器尊卑皆用金鬯及其大小異鄭注士冠禮據之爲說然則以此相仿知大夫酒器得用金鬯韓詩說亦通其大小之異毛詩說鬯大一碩禮圖大一斛爾雅釋器彝白鬯器也小鬯謂之坎卣中尊也郭注鬯形似壺大者受一斛邢疏引孫炎云尊彝爲上鬯爲下卣居中鬯氏三禮圖云六彝爲上受三斗六尊爲中受五斗六鬯爲下受一斛是其差也

異義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能

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爲人所誇訕也
總名曰爵其實曰觶觶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

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非所以餉不得名觶古周
禮說爵一升觶二升蒙案二當爲三字之誤獻以爵而酬以觶一獻而三

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毛詩說觥大七升
謹案周禮云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觶二升不滿一豆又觥罰不

過一一飲而七升爲過多左傳成十四年正義引此下有當謂五升四字當補

鄭駁之云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觶觶寡也觶字角旁著氏是與
觶相涉誤爲觶也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三酬則一豆豆當

爲斗與一爵三觶相應○以上見禮記禮器正義

異義爵制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觶三升曰觶四升曰角
皇清經解卷五高天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十

五升曰散古周禮說亦與之同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卽

觶二升不滿豆矣

鄭元駁之云觶字角旁著氏汝穎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
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觶字相近學者多聞觶寡聞觶

寫此書亂之而作觶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

一豆豆當爲斗與一爵三觶相近蒙案近當爲應字之譌○以疏作近當從禮記正義作應○又見毛詩卷耳正義左傳成十四年正義儀禮燕禮疏詩禮兩疏云如鄭此說是周禮與韓

詩同也

蒙案說文第四下角部觶鄉飲酒角也禮曰一人洗舉觶

觶受四升從角單聲觶觶或從辰觶禮經觶詩君於觶下

引禮者儀禮今文也又謂觶字出禮經者儀禮古文也鄭

言古書角旁氏今禮角旁單則觥爲古文解爲今文信矣
觥單聲而讀之義切者猶禪讀若低也

碑字見廣韻十卑二齊引說文

之音班亦其聲類

見漢書地理志卑水孟康注

角旁辰與角旁氏同音

者毛詩小雅吉日其祁孔有鄭箋祁當作農正義據爾疋

某氏注引詩作其農孔有無將大車痕與塵韻禮記吟於

鬼神鄭注吟或爲祇皆其聲類

說文昏從日氏省讀呼見切

又蒙案說文云觥受四升觚解云鄉飲酒之爵也一曰觴

受三升者謂之觚是與韓詩說異也異義引古周禮說觚

二升二當爲三禮器正義所載乃傳寫之誤周禮梓人明

云爵一升觚三升賈疏引異義而云古周禮亦與韓詩說

同則賈所見異義觚三升之三字已譌爲二矣許君謹案

皇清經解

卷三嘉大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十一

曰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三升不滿一豆此許從周

禮說以辨韓詩說之非也鄭君注周禮梓人則云觚豆字

聲之誤觚當爲觶豆當爲斗蓋以豆實四升一獻三酬適

當一斗不得爲豆也注禮器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

者舉觶卑者舉角云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

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此鄭從韓詩說也梓人疏曰禮器制

度云觚大二升觶大三升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觶駁異義

以一爵三觶爲一斗是鄭謂周禮與韓詩說同

五經異義曰王者一歲七祭天仲春后妃郊禘祿亦祭天也

御覽

五百二十九禮儀部

曲皇孔廣林曰月令注云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城簡狄

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鄭君不言於郊則是不以祿爲祭天矣焦喬答王權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禘蓋非鄭義

異義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是祭天有尸也許慎引魯郊禮曰祝延帝尸從左氏之說禮記三曲禮上正義

孔廣林曰尸神象也天無象何以尸爲况丹朱之不肖耶郊之有尸配帝之尸耳舜郊嚳丹朱嚳孫益知丹朱爲帝嚳之尸非天尸矣周禮大祝大禋祀逆尸即配尸也或援以證上帝有尸誤臆驚箋以公尸來燕來處爲天地之尸是鄭君義亦與許君同

皇清經解

卷三 禮六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主

異義今尚書夏俟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蒙案上當重以事類祭之五字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御覽五百二十七郊類古尚

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于上帝時舜告攝非常祭御覽五百二十五禮儀部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

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禮記十二王制正義云鄭氏無駁與許同也亦見御覽禮儀部

蒙案說文示部禴以事類祭天亦用今文尚書說鄭君周禮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同許君義肆師注云依郊祀而爲之亦用今尚書說蓋二說固不相悖也

五經異義曰夏至天子親祀方澤侍中騎都尉賈逵說曰魯無圓丘方澤之祭者周兼用六代禮樂魯用四代其祭天之禮亦

宜損於周故二至之日不祭天地也

御覽五百二十五禮儀部

蒙案鄭君謂周郊以寅月魯郊日以至以建子月注郊特

牲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祭天於園丘之事是以

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注大司樂冬至園丘之祭

以為禘其祖之所自出皆與賈待中說不同

五經異義曰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

魯於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從乃郊不從即已下天

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

御覽五百二十七禮儀部

蒙案春秋禮記皆以郊用上辛惟尚書名誥三月丁巳用

牲于郊公羊說謂郊以正月上丁蓋據此周三月夏正月

也亦見南齊書禮志顧憲之議

皇清經解

卷三 禮六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三

異義古詩毛說以龍旂承祀為郊祀

毛詩闕正義

駁異義引明堂位云孟春正月乘大路祀帝於郊又云魯用孟

春建子之月則與天子不同明矣魯數失禮牲數有災不吉則

改卜後月

禮記二曲禮上正義

孔廣林曰詩闕宮正義云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

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

也彼祀天之旂建日月之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祭古毛

詩說非鄭所從正義不引鄭駁別為此說容許君本不從

毛詩說鄭故無駁與然彼箋云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

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是鄭亦據郊祀為義正義云非

鄭所從廣林惑焉

附宋書十六禮志大明二年博士王燮之議案郊特牲曰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鄭多注受命謂告之退而卜也則告義在郊非爲告日尙書何偃議鄭多注禮記引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周禮凡國大事多用正歲左傳又啟蟄而郊則鄭之此說誠有據矣衆家異議或云三王各用其正郊天此蓋曲學之辨於禮無取固知穀梁三春皆可郊之月真所謂膚淺也然用辛之說莫不畢同燮之以受命作龜知告不在日學之密也

南齊書九禮志永明元年尙書令王儉啟案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易說三王

之郊一用夏正盧植云夏正在冬至後傳曰啟蟄而郊此

皇清經解

卷三 高天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古

之謂也然則圜丘與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鄭多云建寅之月晝夜分而日長矣王肅曰周以冬祭於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穀祭法稱燔柴泰壇則圜丘也春秋傳云啟蟄而郊則祈穀也謹尋禮傳二文各有其義盧王兩說有若合符

南齊書九禮志兼太常丞蔡仲熊議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卽祭是用鄭志之說也蓋爲志者失非多意也多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於月令則以季秋案多註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徧祭五帝又云大饗於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去啟蟄遠矣又周禮大司樂凡大祭祀宿縣尋宿

縣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闇而後行事則無假豫縣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還是則周禮不共日矣。太尉從事中郎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尚書獨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爲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

蒙案禮記曲禮上卜筮不過三鄭注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正義曰卜郊之事或三或四或五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僖三十一年及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三傳之說參差不同若左氏之說魯郊常祀不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唯周之三月爲之不可在四月雖一卜案舊說作雖三卜攷之左

皇清經解

卷三 高天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五

傳正義當爲一卜

亦爲非禮故僖三十一年左傳云禮不卜常祀

是常祀不卜也襄七年左傳云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是用周之三月不可至四月也若公羊之義所云卜者皆爲卜日故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年公羊傳云郊用正月上辛何休云魯郊轉卜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定十五年傳三卜之運也何休云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二月周五月得一吉故五月郊如休之意魯郊轉卜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卜殷正殷正不吉則用夏正郊天若此三正之內有凶不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爲郊此公羊及何休之意也穀梁之說春秋卜

者皆卜日也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
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
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
則不郊如是穀梁三正之月卜吉則爲四月五月則不可
與公羊之說同與何休之意異休以四月五月卜滿三吉
則可郊也若鄭予意禮不當卜常祀與左氏同故鄭箴膏
肱云當卜祀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鄭又云以魯之郊
天惟用周正建子之月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月故或用
周之二月三月故有啟蟄而郊四月則不可故駁異義引
明堂位云云如鄭之言則與公羊穀梁傳卜三正不同也
此云魯四卜郊春秋譏之用公羊穀梁傳與左氏意違正
皇清經解

卷五十六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去

義述三傳卜郊之義如此然公羊傳定十五年何氏解詁
云得二吉故五月郊曲禮正義引作得一吉與徐疏本不
同疑正義所見本是又公羊僖三十一年傳曰求吉之道
三何氏云三卜吉凶必有相倚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
卜又云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是則三卜之中得一
吉即可用公羊傳及何注不言必滿三吉日曲禮正義謂
休以四月五月卜滿三吉則可郊蓋不然矣公羊言三卜
禮四卜非禮下亦言卜郊非禮也與左氏說同則三卜獨
謂魯禮然耳何休云成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
與異義公羊說合其言是也左氏僖三十一年傳禮不卜
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此

鄭箴膏肓駁異義所本

又蒙案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

注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

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

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

有事也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

事明堂位注云魯之始郊日以至帝謂蒼帝靈威仰也吳

天上帝魯不祭孔氏正義云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

此為周郊又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郊特牲曰郊之祭迎

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乎以為迎長日謂夏正

也郊天日以至乎以為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

皇清經解 卷三 高天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七

為之說蒙案上說字疑誤

又從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乎

又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

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記斯禮也苟其不愚不得亂於周

魯也以下難鄭圜丘及郊名補之說今不錄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

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

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啟蟄又將郊祀又字舊誤作及今更正故

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祀之事孔子對之與此

郊特牲文同皆以為天子郊祀之事正義又引聖證論馬

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至

日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

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

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爲理乎周禮云冬至日祭天於地上之圜丘不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丘皆爲祭焉無常處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圜丘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路建大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於郊服衾服素車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圜丘言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爲始故稱始也又禮記云魯君臣未嘗相弑禮俗未嘗相變而弑三君季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墜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丘爲別冬至之郊特爲魯禮

正義又引張融謹案郊與圜丘是一

案謂各用其正郊天

又魯以轉卜三正王與鄭各

皇清經解

卷三萬六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六

同周禮圜丘服大裘此及家語服衾冕家語又云臨燔柴脫衾冕著大裘象天臨燔柴輟祭脫衾著大裘象天恭敬之義既自不通是張融以家語及此經郊祭並爲魯禮與鄭子同融又云祀天神率執事而卜日圜丘既卜日則不得正用冬至之日壽祺謂周禮郊丘之別郊特牲正義據大宗伯典瑞大司樂及祭法之文謂鄭以蒼璧蒼犢圓鍾之等爲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駢犢及奏黃鍾之等爲祭五帝及郊天所用良是魯之郊禮諸說不同今攷明堂位孟春祀帝於郊雜記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皆謂周正建子之月此魯始賜郊之禮也獻子欲以七月日至禘於祖與郊天對月故稱魯之始郊以爲比例

春秋魯郊轉卜三正無定月此魯禮之變其舊也左氏傳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
農事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謂周正建寅之月此周禮
也魯郊轉卜三正用周之春三月至四月則不可正以周
禮啟蟄而郊故也是時魯既耕卜郊過時非禮故獻子稱
周禮爲斷以正其失非左傳與禮記乖違亦非魯有二郊
也杜預釋例謂左傳禮記俱稱獻子二文不同必有一謬
禮記後人所錄左傳常得其真見左傳襄公七年正義 預又以魯唯
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
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皆攷之不審鄭康成之

說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最爲得之杜預

皇清經解

卷五 高天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九

崔氏皇氏說並見禮記郊特牲正義

郊特牲正義曰穀梁傳魯以十二月下

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

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聖證論馬昭

引穀梁傳以答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

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

寅之月則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此馬昭及孔

穎達申鄭之說善矣然猶未知左傳獻子之言爲以周禮

正魯也

異義今蒙案祭法正義今下

有尚書二字當從之 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

不及地旁不及四時

蒙案祭法正義作四方當從之

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

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

蒙案御覽作郊天並祭

古尚書說

蒙案祭法正義下有

賈逵等云四字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蒙案此句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亦見路史

日月星辰蒙案祭法正義作北辰當從之地宗岱山河海日月為陰陽宗北辰

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

則地理從祀御覽禮儀部七引止此謹案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六

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

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蒙案當作國中山川故言

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

乎之聞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

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

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

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

皇清經解卷三言六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三

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

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

主日配以月則郊祭祭法正義作郊天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

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見周禮大宗伯疏引全○又見禮記

月令祭法正義御覽禮儀部七

附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六宗之議自伏生及後代各有

不同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駁之曰臣以為帝在於類則

禋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

伏與歆逵失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

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緯以為一分文昌以

為二箕畢既屬於辰風師雨師復特為位乎之失也安國

為二箕畢既屬於辰風師雨師復特為位乎之失也安國

案祭法爲宗而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於下取其中以爲六宗四時寒暑日月衆星弁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禋之日月星辰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禋之又曰龍見而雩如此禋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也雪霜之災非夫禋之所禳蒙案夫禋二字疑天宗之誤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於學者未盡喻也且類于上帝卽禮天也望于山川禋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祭水

皇清經解

卷五 高天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五

早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禮卽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卽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象璜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徧修而不瀆於理爲通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言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宜於社造於禴巡狩四方勤諸侯歸格於祖禴用特堯

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以周爾乃格于藝祖用特臣以尙書與禮王制同事一義符契相合禋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卽三略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說既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没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禋祖禩而行去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夫政必本於天緘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穀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於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三

事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羣神耳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宗祖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璇璣考七政審已天命之定遂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巡狩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以案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嶽四瀆從祖考

而次上帝錯於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爲禋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穀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禋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並從郊故其餘爲六宗也以書禋于六宗與周禮事相符故據以爲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此爲不知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爲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范甯注虞書曰考觀衆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案六宗衆議未知孰是虞喜別論云

皇清經解

卷三 高天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三

他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案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紜眾釋互起竟無全通亦難偏折歷辨碩儒終未挺正康成見宗是多附焉蓋各爾志宣尼所許顯其一說亦何傷乎竊以爲祭祀之敬莫大天地虞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學者各盡所求臣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爲六又不通禋更成疑昧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于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宗是地數之中舉中足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爲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

也禋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非周禋之祭也夫
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卽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
莫不以神爲體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
虞書改土正元祭義此焉非疑以爲可了豈六置宗更爲
旁祭乎

晉書十九禮志摯虞奏按舜受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
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
職日用牲于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祭亦如之肆師之宗
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
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
孟冬祈年于天宗則周禮祭祭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魏

皇清經解

卷三

高天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禹

景初二年散騎常侍劉邵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
爲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
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
者爲貴祀

蒙案六宗之議諸家聚訟異義僅舉歐陽大小夏侯與賈
逵等說今攷尚書大傳漢書王莽傳續漢書祭祀志晉書
禮志孔叢子梅頤本尚書傳通典路史諸所稱引則有以
爲天地四時者伏生馬融崔靈思也以爲易卦六子之尊
氣水火雷風山澤者孔光王莽劉歆顏師古也以爲月令
祈來年於天宗卽六宗之神者盧植摯虞也以爲祭法之
祭時寒暑日月星水旱者孔叢子僞孔安國王肅也以爲

太極冲和之氣六氣之宗者劉邵也以爲天宗地宗四方宗者司馬彪也以爲三昭三穆者幽州秀才張髦也以爲六爲地數主祭地者虞喜劉昭也以爲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爲六宗者後魏孝文帝杜佑也以爲六代帝王者張迪也以爲天宗地宗河宗岱宗幽宗雩宗者羅泌也李邵孟康則從歐陽夏侯者也范甯張融吳商則從鄭康成者也蒙案張融從鄭見周禮疏唯尙書正義周禮疏皆謂魏明帝令王肅

議六宗肅取家語六宗與孔傳同而晉書禮志謂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嗣魏明帝疑其事以問肅肅亦以爲易六子之卦故不廢此爲互異疑晉志採肅說不詳耳鄭駁異義所據乃周禮未可以解虞書又去日月而取星辰未免分裂既列星辰不應更立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位皆疑莫能明也

皇清經解

卷三

禮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五

鄭駁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日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內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

望

毛詩闕官正義

鄭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非其疆界則不祭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徐魯地見穀梁傳僖三十一集解

鄭予以爲望者祭山川之名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且魯竟不及於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卽魯地三望謂淮海岱也見左傳僖三十一年正義引不言出駁異義今以毛詩闕官正義穀梁傳三十一年

集解所
引定之

蒙案山川之祭周禮四望魯禮三望其餘諸侯祀竟內山
川蓋無定數漢書郊祀志王莽引周官大合樂祀四望釋
之曰四望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
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從三光天文
也山川地理也鄭司農注周官大宗伯云四望日月星海
與漢志同蓋古周禮說也鄭司農注小宗伯又云四望道
氣出入與前說異鄭康成注周官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
公羊僖三十一年傳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云
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師雨師五嶽
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案尙書曰望于山川則望不
得有日月星辰天神之屬周官祀四望之下每別言祀山
川則四望不得及餘山川先鄭與何休說皆非也後鄭得
之望者祭山川之名山川之大者莫如五嶽四瀆禮記王
制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望祭山川豈可舍此有五
嶽四瀆等則四望非限以四事乃謂四方之望也公羊傳
言方望無所不通是也王制又曰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
其地者祭法曰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
其地則不祭公羊傳曰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
祭也說並同公羊傳又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
太山河海何休云郊望非一獨祭三者魯郊非禮故獨祭
其大者此公羊說以河海岱爲三望也左氏傳曰望郊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五

細也正義云賈逵服虔以爲三望分野之星國之山川

數

信三十一年疏引賈逵說周禮小宗伯疏引服虔說皆作國中山川

異義謹案云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

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國中山川故

言三望此左氏說以國之分星及山川三者爲三望也分

星不涉於望河又魯竟所不及說者咸失其義康成駁異

義獨據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謂魯卽徐地而以淮易河

考職方氏周無徐州徐入於青魯地兼跨兗徐尚書費誓

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詩魯頌言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又

曰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來同又曰遂荒徐宅至於海

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漢書地理志云魯地奎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六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毛

婁之分望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儻

取慮皆魯分也康成本此其義審矣知其餘諸侯祀竟內

山川無定數者五經自魯外他國無三望之稱爾雅曰梁

山晉望也禮器曰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

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左氏傳昭七年晉韓

宣子曰並走羣望昭十三年楚共王大有事於羣望哀六

年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由

此言之他國諸侯之望不必限以三明矣賈許服等亦知

河非魯竟故不從公羊說然不察三望之名爲魯所專而

欲通於諸侯之制故以分星強配其數左傳正義因云天

子四望諸侯三望失之矣

異義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封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許君謹案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

駁云社祭土而主陰氣蒙案句者當脫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

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

禮記二十五

也郊特牲正義左氏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

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見尚書召誥正義不言出異義

駁異義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詩

毛田正義

清經解卷五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天

駁異義引大司徒五地之物云此五土地者吐生萬物養鳥獸

草木之類皆爲民利有貢稅之法王者秋祭之以報其功見毛詩甫

田正義正義不列五地之物省文鄭所引當有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二十字

蒙案白虎通社稷篇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不求福

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

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

長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

爲長也周禮大宗伯疏引孝經緯按神契曰社者五土之

總神稷者原隰之神五穀稷爲長五穀不可徧敬故立稷

以表名今案白虎通及鄭駁皆用孝經緯也白虎通又曰

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

命民社授神契曰仲秋獲禾報社祭稷

蒙案仲秋舊作仲春誤白虎通引月

合以證春求引授神契以證秋報獲與舊古通盧學士校本於引月合補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十字於引授神契獲禾之上補祈穀考毛詩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夏仲秋四字皆非也

報秋報社稷也太平御覽引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

命民社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小雅甫田以社以方鄭

箋云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合之授神契

所言是秋亦社祭明矣故駁異義亦云秋祭也

異義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衆多不可徧敬故立稷而祭

之古左氏說列山氏之子曰柱死祀以爲稷稷是田正周棄亦

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許君謹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既

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義

皇清經解

卷五喜泉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完

鄭駁之云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

柱棄不得先五嶽而食又引司徒五土名

蒙案此引司徒五土名當有全文正義畧

毛詩甫田正義稱駁異義引大司徒五土之物下

有此五土地者云二十四字審文義當在此又引大司樂

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土示五土之總神即謂社也六樂於五

地無原隰而有土示則土示與原隰同用樂也引詩信南山云

酌酌原隰下云黍稷彘彘

舊譌作下之黍稷或云六字蒙案信南山正義曰獨舉原隰以爲言者鄭

駁異義引此詩以盡三章云云據此三章引詩自酌酌原隰下至黍稷彘彘也今更正此六字其引詩三章不悉補始仍正義

之原隰生百穀稷爲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不得

以稷米祭稷爲難

禮記二十五郊特牲正義○又毛詩信南山正義

駁異義云五變而致土祗祗者五土之總神謂社是以變原隰

言土祗

周禮大司樂疏

〔蒙案〕周禮大宗伯疏引鄭志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社卽句龍今云五官之神在四郊其二祀合爲黎食火土者何

案此舉周禮大宗伯注爲問

答曰黎爲祝融句龍爲后土

左氏下言后土爲社謂暫作后土無有代者

毛詩甫田正義引鄭志答

趙商云后土爲社謂輔作社神

故先師之說黎兼之亦因火土俱位南方

尚書堯典正義引鄭答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掌爲地當云黎爲北正案此與周禮疏所引異是鄭不以黎兼二

祀爲定說也毛詩甫田正義引趙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

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封則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也

皇清經解

卷五 夏 天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三

若此之義后土則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敢問后土

祭誰社祭誰乎答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爲社大封先告

后土乎注云后土土神不云后土社也田瓊問周禮大封

先告后土註云后土社也前答趙商曰當言后土土神言

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注云

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中庸云郊社之

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地神不言后土省文此三者

皆當定之否答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爲社社而祭之

故曰后土社句龍爲后土後轉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

無可怪也欲定者定之亦可不須是鄭以后土爲地之大

名或言土神或言社理皆可通也禮記郊特牲正義云賈

達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

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天位賦寧傳中書世美曰

應云定天位天當作地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爲鄭學者馬昭

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有形不須云定位

故唯云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

社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袞冕祭社稷絺冕又

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爲鄭

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

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社稷是地之別體有

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大牢貶降於天故角尺也祭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三

用絺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

州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

故知牛二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句

龍更無配祭之人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

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

甚懸絕故云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

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

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卽句龍也爲

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

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得稱社也肅

又難云春秋說伐鼓於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

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后稷土也句龍爲后土鄭記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而實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土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

續漢書祭祀志下劉昭注禮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王肅注曰五行之主也能吐生百穀者也馬昭曰列爲五官直一行之名耳自不專主陰氣陰氣地可以爲之主

皇清經解 卷三 夏大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三

曰五行之主也若社則爲五行之主何復主社稷五祀乎土自列爲五祀社亦自復有祀不能同也昭又曰土地同也焉得有二書曰禹敷土又曰句龍能平九土九土九州之土地官是五行土官之名耳劉注又曰苟或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鄧義以爲不然而難之或令統答焉統答義曰難曰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爲社則主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也答曰今記之言社輒與郊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不可得禮運曰政必本於天穀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穀也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

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家主中霽國主社示本也相此之類元尚不道配食者也主以爲句龍無乃失與難曰信如此所言土尊故以爲首在於上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敘上句當言天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文如此至下何以獨不可而非社非句龍當爲地哉答曰此形成著體數從上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據使從人鬼之例耶三科之祭各指其體今獨擿出社稷以爲但句龍有烈山氏之子恐非其本意也案記言社土而云何得不爲句龍則傳雖言祀句龍爲社亦何嫌反獨不可謂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禘饗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以爲配食者若復可須謂之不祭天平

皇清經解

卷五 禮典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三

備讀傳者則與土獨據記者則疑句龍未若交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之爲善也難曰再特于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用二牲者立社位祀句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人鬼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於齋車又當言用命賞于天不用命戮于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死社稷之義者凡賜命受國造建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所受不可棄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易句龍爲其社傳有見文今欲易神之相令記附食宜明其徵祀國大事不可不重據經依傳庶無咎悔答曰郊特牲者天至

尊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太牢者土於天爲卑緣人事以
牢祭也社禮今亡弁特之義未可得明矣昭告之文皆於
天地何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者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
也今使句龍戴冒其名耦文於天以度言之不可謂安矣
土者人所依以國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爲守祀居則事之
以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爲當平於社不言用
命賞於天乎帝王兩儀之參宇中之莫尊者也而盛一官
之臣以爲土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之郊禘之次俾守
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其列在
先王人臣之位其於四官爵侔班同比之司徒於數居二

縱復令王者不同禮儀相變或有尊之則不過當若五卿

皇清經解

卷三 高天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音

之與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耳不得同祖與社言俱
坐處尊位也周禮爲禮之經而禮記爲禮之傳案經傳求
索見文在於此矣鈞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
貶句龍爲土配比其輕重何謂爲甚經有條例記有明義
先儒未能正不可稱是鈞枚典籍論本考始矯前易故不
從常說不可謂非孟軻曰予豈好辯哉予豈得已哉鄭司
農之正此之謂也

晉書十九禮志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太社各有
其義天子尊事宗廟故冕而躬畊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
之案盛親耕故自報自爲立社者爲籍田而報者也國以
人爲本人以穀爲命故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

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籍田
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境內爲百姓立之
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都也景侯此論據祭法大夫以
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
法則以置社爲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太社爲人間之
社未曉此旨也太社天子爲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
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羣姓之衆王者通爲立
社故稱太社也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爲名左氏
傳盟於清上之社是衆庶之社旣已不稱太矣若復不立
之京師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爲羣姓立七祀王自爲
立七祀言自爲者自爲而祀也爲羣姓者爲羣姓而祀也

皇清經解

卷五 國大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三

按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墨
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社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今
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
夫以景侯之明擬議而後爲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
非但二社當見思惟景侯之解亦未易除也前被勅尙書
召誥乃社于新邑惟一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按郊特牲
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明稷無牲矣
說者曰舉社則稷可知苟可舉社以明稷何獨不舉一以
明二罔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二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
况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時成築議稱景侯論太社
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成重表以爲如祭法之論景侯之

解交以此壤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大社也景侯解詩卽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大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大社復爲立京都也不知此論從何而出而與解珥上違經記明文下壤景侯之解○其後摯虞奏以爲臣按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又曰以血祭祭社稷則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壇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爲羣姓祈報祈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被社學鼓主奉以從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尙書召誥社于新邑三牲各文詩稱乃立冢土無兩社之文故廢帝社惟立太社皇清經解

卷三 高天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三

詩書所稱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

通典禮五說曰周禮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樂用靈鼓大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若句龍周棄爲社稷則不得先五嶽而埋血也以人鬼雖用血而不埋且人鬼之道不用靈鼓不得越紼而祭也

鄭駁異義引州長職曰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爲社也又云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又引大司徒職云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禮記四十九祭法正義

蒙案說文第一示篇曰社地主也春秋傳曰共工之子句龍爲社神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所宜之木社古

文社是許从左氏說也說文以周禮二十五家爲社異義當同此說故鄭駁引州長之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爲社以破之然此謂天子諸侯之大社國社也卿大夫以下則不然故郊特牲云惟爲社事單出里鄭注單出里者皆往祭社於都鄙二十五家爲里正義云案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此鄭義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三

〔附〕續漢書祭祀志下引馬融周禮注曰社稷在右宗廟在

左或曰王者五社太社在中門之外惟松東社八里惟柏

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槐

魏書五十五劉芳傳芳以社稷無樹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爲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

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

木鄭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

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鄭注云不言

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

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

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卽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

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尙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書爲樹惟誠社誠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植之木按論語稱夏后氏以松般人以柏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尙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

皇清經解

卷三 高天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三

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薦於會高時享及二祧歲禱於壇禘及郊宗石室謹案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知古而然也三歲一禘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御覽五百二十八禮儀七〇又謹案以下見初學記十三禮部又藝文類聚三十八知古作自右春秋左氏傳曰歲禘及壇墮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于太廟以致新死者也

士徐禘議

通典禮九吉禘禘上晉博

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爲禮識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也

毛詩長發正義〇又闕宮元鳥正義禮記王制正義

孔廣林曰記云虞而立戶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日祭祖考漢之寢日上食也是以人道事神明不應禮制故匡衡奏可亡修且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故制月薦時享之禮日就祭之何以爲敬何以云嚴鄭駁義不見故補之

蒙案禮記四十六祭法正義云此經祖禩月祭楚語云日祭祖禩非鄭義故異義駁今鄭駁之文無可考矣竊意楚語稱古者先王乃夏殷禮也祭法鄭答趙商以爲周禮也又蒙案漢書韋元成傳劉歆以爲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禩則日祭曾高則月祀

二禩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禩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

皇清經解

卷三萬六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五

之殺也歆引春秋外傳者國語周語文許氏異義稱古春

秋左氏說本於劉歆據國語爲說也

楚語亦云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

韋昭注周語云日祭祭於祖考謂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

於曾高時享於二禩歲貢於壇墠此注皆與左氏說同惟解終王不言大禩疎矣通典載晉徐禕引春秋左氏傳曰

歲禘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左氏傳無此文通典載袁

準虞喜所引與此同並作左氏說然則說字譌爲傳耳或

以爲左氏傳佚文則誤異義言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

韋昭亦云日祭謂上食近漢亦然今攷漢書韋元成傳日

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

祠便殿歲四祠此謂在陵寢廟之禮然晉灼注引漢儀宗

廟一歲十二祠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祠與此十二爲二十五祠則是陵廟本仿宗廟之禮行之此可考見叔孫通所制漢儀之舊

〔又蒙案〕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五經異義云三歲一禘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此文有譌脫當作三歲一禘五歲一禘此周禮也三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冊府元龜掌禮部奏議十七引此作三年一禘舊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十七年太常議曰白虎通及五經通義許慎異義何休春秋賀循祭議並云三年一禘是其顯據何以言之左氏說言禘祫有二義一說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通典載晉徐禪虞喜袁準引左氏說是也
禪徐

皇清經解

卷五 高天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畢

引爲春秋左氏傳乃左氏說之謬喜引一說祫卽禘通典作左氏說見通典建中八年裴樞議

載賈逵劉歆曰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是也然皆以禘爲三年一祭禮記王制正義引左氏說禘爲三年大祭在太祖之廟周禮鬯人疏引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是也禮緯說則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禮記王制正義毛詩閔宮正義及後漢書張純傳所引是也許君從禮緯說以三歲一祫爲周禮則不得以五歲一禘非周禮說文弟一上示篇禘諦祭也從示帝聲周禮曰五歲一禘祫大合祭先祖親疎遠近也從示合聲周禮曰三歲一祫叔重援用禮說目爲周禮其所撰異義文雖殘闕不詳要不得與說文乖違明矣此一證也說文旣稱周禮曰五歲

一禘禘字解又曰周禮有郊宗石室此據周禮說而不據左氏說也

異義中必有引周禮說之文而今佚矣觀謹案言三年一禘可見

徐禋引許慎

稱舊說曰終者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此卽異義所引左氏說也異義謹案多從左氏然獨於三歲一禘存疑蓋其慎也此二證也歲禘終禘之說本於周語歲貢終王而周語稱歲貢終王曰先王之訓也故叔重疑三年終禘爲先王之禮此三證也許惟以先王三歲一禘故鄭駁謂三歲一禘五歲一禘百王通義又引禮識云殷之五年大祭亦名禘以破之若異義謂五歲之禘爲先王禮則與禮識正合且以五歲之禘非周禮則必以三歲之禘是周禮鄭駁何爲不援周禮以攻其非轉援殷禮以伐其是乎此四證也後人習見五歲一禘之文而不審左氏說有三歲一禘之解采綴異義遂併誤三爲五舛繆相仍使學者無由考見許鄭異同之指禘禘禘數之義不可以不辨

皇清經解 卷一百八十一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聖

附魏書一百八十一禮志高祖詔曰禮記祭法稱有虞氏

禘黃帝大傳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又稱不王不禘論語曰

禘自既灌詩頌長發大禘爾雅曰禘大祭也夏殷四時祭

禘禘烝嘗周改禘爲禘祭義稱春禘秋嘗亦夏殷祭也王

制稱禘禘禘禘嘗禘烝其禮傳之文如此鄭子解禘天

子祭圓丘曰禘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

則合羣毀廟之主於太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

者審諦而祭之天子先禘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祫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圓丘宗廟大祭俱稱禘祭有兩禘明也王肅解禘祫稱天子諸侯皆禘於宗廟而祭之故稱祫審諦之故稱禘非兩祭之名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總而五舉之故稱五年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祫斷可知矣禮文大略諸儒之說盡具於此卿等便可議其是非游明根郭祚封琳崔光等對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圓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圓丘常合不言祫宗廟時合故言祫斯則宗廟祫禘並行圓丘一禘而已宜於宗廟俱行禘祫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廢植酌於嘗於烝則祫不於三時皆行禘祫之禮高閏李詔高遵等十三人對稱禘祭圓丘之禘與鄭義同其宗廟禘祫之祭與王義同與鄭義同者以爲有虞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圓丘而何又大傳稱禘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稱禘自既灌似據爾雅禘大祭也頌長發大禘也殷王之祭斯皆非諸侯之禮諸侯無禘禮惟夏殷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禮不敢專行圓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祫遂生兩名據王氏之義祫而禘祭之故言禘祫總謂再殷祭明不異也禘祫一名也其禘祫止於一時止於一時者祭不欲數數則黷一歲而三禘殷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五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聖

以爲過數帝曰夫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數盡則毀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祫祭之世盡則毀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祫以申追遠之情祫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一祫又有不盡四時於禮爲闕七廟四時常祭祫則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爲簡王以祫祫爲一祭王義爲長鄭以圓丘爲祫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爲當今互取鄭王二義祫祫并爲一名從王祫是祭圓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贖五年一祫改祫從祫五年一祫則四時盡祫以稱今情祫則依禮文先祫而後時祭

蒙案祫祫之義先儒聚訟漢書韋弋成傳劉歆以爲大祫

皇清經解

卷五 高六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聖

則終王太平御覽禮儀七引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祫及郊宗石室通典載晉博士徐禪議引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祫及郊宗石室許慎舊說曰終祫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祫於大廟以致新死者也通典又引袁準虞喜說同周禮鬯人疏引賈服以爲三年終祫遭烝嘗則行祭禮此以歲祫終祫爲一說也通典禮九引賈逵劉歆曰祫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王制正義云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祫爲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卽祫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祫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案正義稱左氏說則此文當亦出五經異義通典引王肅曰曾子問唯祫于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祫臣以爲祫祫殷祭羣主皆合舉祫則祫可

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
特言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成禮也禘祫大祭獨言禘
則祫亦可知也王制正義載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於莊
公禘者諦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
于太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
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衆馬
融等皆以爲然穀梁閏二年疏王肅杜預之徒皆以二十五月除喪即得行禘祭此以禘
祫爲一禘是三年之祭又一說也見王制疏太平御覽引白虎
通曰禘之爲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祫者合也毀廟之
主皆合食於太祖也宋書臧壽傳引白虎通曰禘祫祭遷

皇清經解 卷五 高文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噐

而皆及遷廟又一說也後漢書張純傳建武二十六年純
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
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
禘祭續漢志引此下云父爲昭南嚮子爲穆北嚮父子不
並坐而孫從王父李賢注元始五年春祫祭明堂今純及司馬彪書並云禘祭蓋禘祫俱是大祭
名可通也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李賢注引續漢書曰十八年上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於高廟序昭穆父爲昭南向子爲穆北向也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
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爲言諦
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
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
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此以禘祫分三年五年而祫則

止及毀廟禘則總陳昭穆又一說也蒙案前漢有禘無禘其祭皆不及存廟惟元始五年禘祭明堂是總祭遷廟存廟之主于大廟與舊制異故班固平帝本紀以爲禘張純以爲禘也李賢注謂禘禘通名通典引王肅議云漢光武時言祭禮以禘者毀尚未晰

廟之主皆合於太祖禘者惟未毀之主合而已矣此以禘

及毀廟禘惟存廟又一說也毛詩閟宮正義引禘禘志曰

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此又一說也公羊文二年傳五

年而再殷祭何休解詁云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禘所

以異於禘者功臣皆祭也禘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昭穆

無所遺失禮天子特禘特禘侯禘則不禘則不嘗大

夫有賜於君然後禘其高祖閟二年吉禘於莊公何休云

禮禘禘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

皇清經解

卷三

禮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十一

禘則禘此以禘及功臣而喪畢禘禘先後無定又一說也

通典引徐邈曰禮五年再殷凡六月中分每三十月殷

也邈又曰五年再殷象再閏無取三年喪也禘三時皆可

者喪終則吉而禘服終無常故禘隨所遇惟春不禘故曰

特禘非殷祀常也禮大事有時日故烝嘗以時况禘之重

無定月乎邈以前二後三二祭相去各三十月然禘在禘

前則是三年而禘禘在禘後則是五年而禘故楊氏穀梁

疏云禘既三年禘則五年此又一說也穀梁楊氏疏云或

以爲禘禘同三年但禘在夏禘在秋直時異耳此又一說

也衆說不同今以鄭學爲折衷毛詩周頌雖禘太祖也鄭

箋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禮記王制曰天子禘

禘禘禘禘嘗禘烝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諸侯禘禘一禘一禘嘗禘烝禘鄭注云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凡禘之歲春一禘而已不禘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禘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禘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案魯禮至一禘一禘周禮大宗伯注毛詩子鳥箋並同正義云禮緯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鄭云百王通義則虞夏及殷皆與周同禘亦三年一爲也皇氏取先儒之義以爲虞夏禘祭每年皆爲又云三年禘者謂夏秋冬或一時得禘則爲之不一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吳

時俱禘然按鄭以夏殷三時俱殷祭皇氏之說非也鄭君魯禮禘禘志曰王制記先王之法禘爲大祭禘於秋於夏

於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

以上禘禘志文見王制正義

周改先王夏祭

之名爲禘故禘以夏先王禘於三時周人一焉則宜以秋以上見閔宮正義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

位與禘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

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

下穆王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而無昭主若

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東面其昭孫

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

祖無穆主也

以上見通典

此鄭推周禮禘禘之法也禘禘志又

曰魯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秋八月薨閔二年五月而吉禘
此時慶父使賊殺子般之後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
厭其禍至二年春其間有閔二十一月禫除喪夏四月則
禘又卽以五月禘比月大祭故譏其速譏其速者明當異
歲也經獨言吉禘于莊公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
四月又不禫無恩也魯閔公二年秋八月君薨僖二年除
喪而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祭六年禘故八年
經曰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然致夫人自魯禮因禘
事而致哀姜故譏焉魯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
文三年秋八月禘僖喪至此而除間有閔積二十一月從
閔除喪不禫故明月卽禘經云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學

僖公僖公之服亦少四月不刺者有恩也魯文公以其十
六年春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禘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五
年而再殷祭與僖爲之同六年禘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
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于垂說者以爲有事謂禘爲仲
遂卒張本故略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
歸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禘七月而禮公會劉子及諸侯
于平丘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禘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
歸乃禘故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傳
曰禘于武公及二十五年傳將禘于襄公此則十八年禘
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五年禘於茲明矣儒家之說
禘禘也通俗不同或云歲禘終禘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

禘十六字據闕宮正義增闕 禘宮正義引儒家至此止 學者翫傳其間是用詔誥手

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從其禘禘之先後考其時數之所由而粗記注焉魯禮三年之喪畢則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信也宣也八年皆有禘禘祭則公羊傳所云五年而再殷祭禘在六年明矣明堂位

曰魯王禮也以相準况可知也此鄭考校魯禮禘禘之期

也以上見毛詩爭鳥正義禮記王制正義節引 壽祺謹案周禮大宗伯以肆獻

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宗廟之祭肆獻裸饋食在時享之上則是禘也禘也司尊彝凡四時之追享朝享先

鄭注追享朝享謂禘禘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據大宗

皇清經解 卷三 高天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哭

伯司尊彝皆於時享之外別此二祭文義正同則禘禘不

得爲一祭二名亦不得有禘而無禘矣後鄭以追享爲追祭還廟之主以事

有所請禱朝享謂朝受政於廟非也禘禘大祭周禮不應舍此而舉他其兩文或在時享之上或在時享之下不足

爲異當如先鄭解爲確 周語言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則歲禘終禘

非周禮矣禮緯春秋說皆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禮緯見毛詩闕

宮禮記王制正義及說文第一示 篇春秋說見公羊文二年徐氏疏張純何休許氏說文孫

炎爾雅注並從之純引禮說以爲法天道三歲一閏五歲

再閏其義甚精則不得專以禘爲三年之祭矣通典引逸

禮禘祭七尸禘于太廟之禮云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

尸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據禘禘

志所次主位是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

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
詩內傳所言太祖謂后稷廟也則禘不及親廟矣春秋文
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
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
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漢書韋元成議
引此傳而釋之曰言一禘一禘也會子問孔子曰當七廟
五廟無虛主禘祭於祖則祀迎四廟之主詩周頌雖禘大
祖也其詞曰假哉皇考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而已春秋
唯大禘稱大事禘稱有事又直云禘于某公公羊言合食
惟大禘會子問言無虛主唯禘祭詩言禘惟頌文武周禮
酒正祫備五齊禘惟四齊則禘大禘小禘兼毀廟未毀廟
禘不得總陳昭穆矣周禮司勳凡有功者祭於大烝則禘
禘皆不得功臣與祭矣喪畢之禘出劉歆等左氏說何休
公羊說亦云而一以爲三年卽禘一以遭禘則禘鄭以春
秋稜之定爲喪畢先禘後禘其精密實勝諸家通典載高
堂隆曰喪以奇年畢則禘亦常在奇年偶年畢則禘亦常
在偶年晉博士陳舒表曰三歲一閏五年祭八年又殷兩
頭如四實不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閏合二則十
年四殷與禮五年再殷合曹述初云三年之喪其實二十
五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禘三時皆禘禘雖
有定年而文無定月杜佑曰殷間歲間偶如虞夏周制天
子諸侯三年喪畢禘祭之後乃禘於太祖來年春禘於羣

皇清經解

卷三 禮六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祀

廟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所以喪畢有此禘祫者爲
後再殷之祭本也喪畢之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故
從此後各自數每至三年則各爲之故得五年再殷祭因
以法五歲再閏天道大成也此皆申明鄭氏之指也其禘
祫之月詩闕宮毛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惟
天子兼之通典引崔靈恩云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別
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
禘者諦也第也祫以秋者以合聚羣主其禮最大必秋時
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祫者合也鄭同毛義張純謂祫以
冬然皆取萬物成熟之時其意一也周頌雖正義云此禘
毛以春鄭以夏不同今考傳箋本無此說正義以臆測之
不足據陸氏毛詩音義於予烏箋附載一本祫於大祖之
上更有禘於其廟四字陸云前祫後禘是前本兩禘夾一
祫是後本商頌正義亦舉此本以爲文誤且辨禮注及志
皆無此言則箋不當獨有案商頌正義及釋文是也商頌
正義所云禮注及志謂周禮大宗伯注禮記王制注禘祫
志皆與予烏箋同今俗本毛詩予烏箋乃有此文與正義
乖又王制正義據鄭箋譌本更有禘於其廟之文謂練時
遷主新死者當禘於其廟引鬯人廟用修注謂始禘時爲
證蓋五經正義非成於一手故不相應周禮鬯人疏亦以
練後遷廟而祭新主解始禘引穀梁傳於練焉環廟爲證
誤與王制正義同不知練後大祥禮之祭皆非吉祭惡得

皇清經解

卷三 高天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五

有禘經傳及注從無此言而疏家誤據爲本以誣康成後
儒復不察而橫加詆譏繆妄甚矣

五經異義曰今春秋公羊說宗廟筮而不卜傳曰禘祫不卜
五百二十八禮儀部古周禮說大宗伯曰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率執
事而卜曰大鬼謂先王也
御覽五百二
十五禮儀部

孔廣林曰鄭箴膏肓云當卜祀日月耳不當卜可祀與否
其意以爲魯郊常祀不須卜但卜祀日則宗廟常祀亦不
卜可祀與否仍卜日不謂祀宗廟用筮不用卜也故周禮
大祭祀命龜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皆無祭不用卜
之解而學記未卜禘不視學鄭亦不以記文爲誤是從古
周禮說矣

皇清經解 卷三 高天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至

異義左氏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時之祭期年
然後烝嘗禘於廟許慎云左氏說與禮同鄭無駁
周禮鬯人疏
○案許言左
氏說與禮同其禮
說今佚不可考

蒙案左氏僖三十三年傳烝嘗禘於廟無期年字孔氏正
義云新主既待祀于寢其餘宗廟四時常祀如舊不廢三
年喪畢新主人廟遠主當禘乃大禘於太廟新死者乃得
同於吉也賈氏周禮鬯人疏云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遭烝
嘗則行祭禮是說左氏者謂禘在喪終也乃賈疏先引左
氏說言期年烝嘗禘于廟與賈服解異何也賈疏以鬯人
鄭注廟用脩謂始禘時者謂練祭後遷廟以新主入廟特
爲此祭故云始禘以三年喪畢明年春禘爲終禘故云始

也然考周禮邕人無禘祭明文鄭云始禘亦指喪畢明年之禘非練後也竊意左氏說祀主而畢三時之祭則已踰期矣自是而復期年則三年喪終矣自是而烝嘗禘正合三年終禘之說未有兩歧賈疏誤仍爲君薨之期年故生異論耳鄭主五年一禘不主二年前駁已具故此略之

附南齊書九禮志宋建元四年尙書令王儉採晉諒闇議奏曰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卽位則預朝會聘享至於諒闇之內而圖婚三年未終而吉禘齊歸之喪不廢蒐杞公之卒不徹樂皆致譏貶以明覽戒自斯而談朝聘烝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禮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與廢各有由然又案大戴禮記及孔子家語並稱武王崩成王嗣位

皇清經解

卷一百六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十一

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平公既卽位改服修官烝於曲沃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乎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春秋左氏傳凡君卒哭而耐之而後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先儒云特祀於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至於寢不同於古烝嘗禘於廟者卒哭成事羣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卽吉也三年喪畢吉禘於廟躋羣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諸義皆著在經誥昭平方冊所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親奉烝嘗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秦豫元年禮官立議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

制自天子達又據王制稱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
紼而行事會不知自天子達本在至情既葬釋除事以權
奪奪衰襲衾孝享宜由越紼之首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
紼可越復依范宣之難杜預譙周之論土祭並非明據

五經異義曰禮祭法云天子有祧遠廟曰祧將祧而去之故曰
祧去祧曰壇去壇曰壇皆藏於祖廟有事則禱無事則止御覽
五百

二十九
禮儀部

蒙案周禮守祧注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先公之遷
主藏於后稷之廟此即據祭法爲說

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蒙案匡衡習齊詩此云魯說益傳寫誤當作齊說以爲殷中宗

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尙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

皇清經解

卷五高天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垂

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蒙案此則貢禹習公羊春秋本傳不言王有宗

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毛詩烈祖正義

孔廣林曰明堂位注云世室者不毀之名也是鄭亦以爲

宗不復毀矣而注稽命徵殷五廟至於子孫六則又云契

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似又謂殷

毀中宗者詩烈祖正義云鄭據其正者而言宗旣無常數

亦不定故不數二宗之廟也

蒙案諸儒廟議有與異義相發明者節錄於左 漢書韋

元成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

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云云永光四年

丞相元成等皆曰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

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愚以爲宗廟在郡國
宜無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
戾后園皆不奉祠後月餘下詔議立親廟云云元成等奏
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
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
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
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
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
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疎之殺示
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
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非有后稷文武受命之
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
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諡而已蒙案此周成王
以時毀之說禮廟在大門
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
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太上皇孝惠孝文
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車騎將
軍許嘉等以爲孝文皇帝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
爲孝武皇帝宜爲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以爲皇考
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云云後匡衡爲丞相上疾久
不平衡禱高祖孝文孝武廟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
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
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

過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
上陳太祖間歲而禱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
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
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
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
間祠皆可亡修皇帝卽以今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
孝昭太后寢云云今皇帝未受茲福廼有不能共職之疾
云云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爲天
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云云事如失指罪廼在臣衡
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云云久之上疾連年遂盡
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初云云哀帝卽位丞相孔光

皇清經解

卷三 高宗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五

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
皇帝爲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損益之禮
不敢有與臣愚以爲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爲擅議
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
事滿昌博士左咸等皆以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
雖有賢君不得與祖宗並列案此亦殷中宗周成
宣王皆以時毀之說子孫雖
欲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
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云云高帝建大
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
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
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

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
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
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
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
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
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豫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
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
勸成王繇是言之宗者數也

案此即古文尙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之說

然則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
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

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

皇清經解

卷五 高宗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姜

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
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
者宗其道而毀其廟

案此亦殷中宗以時毀之說

名與實異非尊德貴

功之意也

案此與貞禹說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同

云蔽芾甘棠勿鬻勿伐

邵伯所芟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
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疎相推及至祖宗之
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
云云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
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

蒙案賈禹建迭毀之議劉歆以爲失禮意而異義所引禹
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則與歆等合此蓋禹言古者天子

七廟之法異義取其一端言各有當

附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氏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正義曰案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鈞命諫云唐虞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若王肅則以爲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祖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

皇清經解

卷三 禮大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七

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旣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又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王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廬楹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孚成等四十八

皇清經解

卷三 高六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五

八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案周禮守祧職奄八人七祧每廟二人自大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韋孚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斥言孚說爲長是融申鄭之意正義又曰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

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按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按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圍亞圍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圍亞圍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

通典鄭孚云周制七廟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并而七王肅云尊者尊統於上故天子七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其禮與太祖同則文武之廟是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堯

通典孚注王制據禮緯元命包云唐虞五廟殷六廟周七廟又注祭法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王肅非之曰周之文武受命之主不遷之廟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並不以爲常數也凡七廟者不稱周室下及文武而曰天子諸侯是同天子諸侯之名制也孫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廟有一國者事五代所以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祭法云遠廟曰祧親盡之上猶存二廟也文武百代不遷者祭法不得云去祧爲壇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是爲二祧而祭法云有二祧焉祭法親廟四與太祖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是后稷月祭文武則享嘗非禮意也祭法又曰王下祭殤五嫡子嫡孫此爲下祭五代來孫則

無親之孫也而上祭何不及無親之祖乎馬昭非王曰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王制曰天子七廟是則立廟之正以親爲限不過四也親盡爲限不過四也親盡之外有大功德可祖宗者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少故夏氏無太祖則五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周尊后稷文武則七禮器周旅酬六尸發爵周則七廟矣肅言文武不得稱遠廟不得爲二祀者凡別遠近以親爲限親內爲近親外爲遠文武適在親外當毀故言遠廟自非文武親外無不毀者通典孔晁曰夫無功德則以親遠近爲名文武以尊重爲祖宗何取遠近故后稷雖極遠以爲太祖不爲遠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卒

諸侯祭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又小記云王者立四廟鄭彖云高祖已下與始祖而五明立廟之正以親爲限不過於四其外有大功者然後爲祖宗然則無太祖者止於四世有太祖乃得爲五禮之正文也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鄭彖云實四廟而言五廟者容高祖爲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君在四世之外正位太祖乃得稱五廟之孫若未有太祖已祀五世則鄭無爲釋高祖爲始封君之子也此先儒精義當今顯證也又喪服傳曰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鄭彖云謂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已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

之乃毀其廟爾明始封猶在親限故祀止高祖又云如親而遷尤知高祖之父不立廟矣此又立廟明法與今事相當者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注云言至子孫則初時未備也此又顯在禋籍區別若斯者也竊謂太祖者功高業大百世不遷故親廟之外特更崇立苟無其功不可獨居正位而遽見遷毀且三世已前廟及於五子孫已後祀止於四一與一奪名位莫定求之典禮所未前聞○博士盧觀議案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士一自上已下降殺以兩庶人無廟死爲鬼焉故曰尊者統遠卑者統近是以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顯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至於禘祫方合食太祖之官大傳曰別子爲祖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禫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鄭說不得祖禫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世世祖是人者謂世世祖受封之君不得祖公子者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耳愚以爲遷者遷於太祖廟毀者從太祖而毀之若不遷於祖不須廢祖是人之文明非始封故復見乃毀之節何以知之案諸侯有祖考之廟祭五世之禮五禮正祖爲輕一朝頓立而祖考之廟要待六世之

皇清經解

卷三 高祖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奎

君六世以前虛而獲主求之聖旨未爲通論曾子問曰廟無虛主虛主惟四祖考不與焉明太祖之廟必不容置禮緯曰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見夏無始祖待禹而五殷人郊契得湯而六周有后稷及文王至武王而七言夏卽大禹之身言子謂啟誦之世言孫是迭遷之時禹爲受命不毀之親湯爲始君不遷之主文武爲二祧亦不去三昭三穆三昭三穆謂通文武若無文武親不過四觀遠祖漢侍中植所說云然鄭乎馬昭亦皆同爾且天子逆加二祧得并爲七諸侯豫立太祖何爲不得爲五乎今始封君子之立禰廟頗似成王之於二祧孫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假使八世

皇清經解

卷五 高天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奎

天子乃得事七六世諸侯方通祭五推情準理不其謬乎雖王侯用禮文節不同三隅反之自然昭灼禮緯又云諸侯五廟親四始封之君或上或下雖未居正室無廢四祀之親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此實殷湯時制不爲難也

僖游王徒南日亦不去三昭三穆此兩三字疑皆二字之譌

隋書七禮儀志大業元年許善心褚亮等議曰謹案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乎注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乎又據王者禘其祖之自出而立四廟案鄭乎義天子

唯立四親廟并始祖而爲五周以文武爲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爲七廟王肅注禮記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案王肅以爲天子七廟是通百代之言又據王制之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降二爲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并太祖而爲七周有文武姜嫄合爲十廟漢諸帝之廟各主無迭毀之義至元帝時貢禹匡衡之徒始建其禮以高帝爲太祖而立四親廟是爲五廟唯劉歆以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以兩之義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數內有功德則宗之不可豫毀爲數也是以班固稱考論諸儒之議劉歆博

皇清經解

卷三 禮大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三

而篤矣光武卽位建高廟於雒陽乃立南頓君以上四廟就祖宗而爲七至魏初高堂隆爲鄭學議立親廟四大祖武帝猶在四親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代至景初間乃依王肅更立五世六世祖就四親而爲六廟晉武受禪博議宗祀自文帝以上六世祖征西府君而宣帝亦序於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也江左中興賀循知禮至於寢廟之儀皆依魏晉舊事宋武帝初受晉命爲王依諸侯立親廟四卽位之後增祠五世祖相國掾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於六廟逮身歿主升從昭穆猶太祖之位也降及齊梁守而弗葺加崇迭毀禮無違舊自歷代以來雜用王鄭二義若尋其指歸較其優劣康成止論周代并

謂經通子雍總貫皇王事兼長遠又案周人立廟亦無處置之文據家人職而言之先王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阮忱撰禮圖亦從此義

通典唐貞觀九年岑文本議曰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商較今古咸以爲然

神龍元年張齊賢議伏尋禮經始祖卽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耳非祫祭羣主合食之太祖

皇清經解

卷五 高天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畜

異義禮戴引此郊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又匡衡說支庶不敢薦其禰下土諸侯不敢專祖於王

案漢書章元成

傳元成說

與此同

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祀所

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氏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爲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自出宗廟其立先公廟準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許慎謹案周公以上德封於魯得郊天兼用四代之禮樂知亦得祖天子諸侯有德祖天子者知大夫亦得祖諸侯鄭氏無駁與許慎同

禮記二十五郊特牲正義

孔廣林曰喪服傳云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鄭注云不得禰不得祖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據尋常

諸侯大夫言都宗人注云王子弟立其祖王之廟家宗人注云大夫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則據有大功德者而言是鄭同許君義也

蒙案古左氏說以所自出爲始祖鄭君注禮記喪服小記大傳以所自出爲天謂感生帝與左氏義異蓋本章元成等說見漢書元成傳

異義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答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豐鎬宜

栗也

御覽五百禮儀部三十一

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

人以柏周人以栗

案之王之當爲以初學記引白虎通曰孝子以主繼心可證又案又當爲古

皇清經解 卷五 高天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奎

禮說虞主用桑練主以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

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氏無駁從許義也

禮記四十六祭法正義

義

孔廣林曰鄭注檀弓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是從周禮說

注周禮云社主以石則鄭君亦未有定說

蒙案公羊春秋文二年丁丑作僖公主傳虞主用桑練主

用栗栗主者藏主也何休解詁云期年練祭埋虞主于兩

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

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

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疏

云論語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

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耳。左氏傳文二年杜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正義云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云：先儒舊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社爲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竝爲廟主，故杜所依用。劉炫以規杜過，未爲得也。壽祺案皇侃論語義疏曰：鄭論本云問主也。經典釋文曰：問社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鄭君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注。今解問主爲社主，是仍魯論之字而讀从古也。

五經異義曰：主者神象也。孝子旣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唯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皇清經解卷三萬天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矣

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尙質，故不相變。旣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爲祭主。凡虞主用桑，練主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春秋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丞嘗禘于廟，主之制，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皆刻謚於背。通典禮八古禮七。凡虞主以下，似節錄異義之文。虞主至以栗，又見禮記祭法正義。春秋至于廟，又見周禮鬯人疏。主之制至長一尺，又見禮記四曲禮下正義及初學記十三禮部上引五經要義說木主之狀，與此同。魏書禮志王延業盧觀並據許慎鄭元之解，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

蒙案禮記曲禮下正義引白虎通曰：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孝子以繼心也。案禮與係通。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

也。蓋記之爲題，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白虎通

言主長短不言天子諸侯之異正義又引五經異義以爲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公羊文二年傳何休解詁曰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說同異義徐疏以爲皆孝經說文然則許何並據孝經說言之也祭法正義曰案漢儀高帝廟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穀梁文二年傳疏曰麋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納於西壁陷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此出衛宏漢舊儀其長短又與白虎通五經異義公羊解詁不合據續漢書劉注引漢舊儀則八寸者小斂後所作虞主也下言皇后主長七寸高皇帝長九寸者廟主也麋信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卷

所引有誤

五經異義或曰卿大夫士有主否答曰案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菹亦見文獻通考許慎據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祔于西圃祔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通典四十八吉禮八鄭駁云少年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菹通典吉禮七〇以上亦見文獻通考

謹案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民俗祠有石主御覽五百三十一禮儀部十神主類周禮小宗伯疏引云今南陽俗祠有石主

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祔所出公之主爾左傳哀十六年正義引駁異義〇又禮記四十六祭法正義節引此篇云鄭駁異義從公羊說〇又周禮小宗伯疏禮記九檀弓下正義並節引

〔蒙案〕說文示部祔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天以石爲主六部望宗廟主石也皆用古左氏說管子山至數篇云君人之主弟兄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祔左氏莊十四年原繁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祔昭十八年鄭災子產使祝史徙主祔于周廟告于先君此祔之見于經傳者祔所以盛主非卽主也

〔蒙案〕許鄭皆以大夫士廟無主以少牢特牲二禮有尸不言主士虞禮有重不言主故也鄭祭法注亦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鄭志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衛孔悝之反祔有主者何謂也答云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

皇清經解

卷三 禮大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六

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祀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

見通典四十八吉禮注

今攷孔悝反祔於西

圃鄭謂祀其所出之君蓋以意言之左氏傳哀十六年正義曰案孔氏姑姓春秋時國唯南燕爲姑姓孔氏仕於衛朝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也知是僭爲之爾然則孔悝祀所出君之說無據明矣正義以爲僭爲之亦順鄭而言耳何休注公羊文二年傳引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魏書禮志清河王懌引饋食設主見於逸禮此逸禮言大夫士有主之明文也許鄭何以遺之禮記郊特牲直祭祝于主鄭注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也

正義薦孰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詞告于主

則鄭亦據大

夫士禮以釋之矣特牲饋食禮曰祝洗酌奠于銅南主人
再拜稽首祝在左鄭注祝在左當爲主人釋辭於主也則
鄭亦以士有主矣薦孰在迎尸之前將爲陰厭神必有所
憑依祝之祝也主人之拜也無主則何祝何拜士虞禮明
日以其班祔無主則何所祔以班昭穆束帛茅蕞得無誕
乎通典載徐邈說魏書禮志載清河王懌議並辨大夫士
有主義證甚明具錄於左通典徐邈云左傳稱孔惺反祔
又公羊大夫間君之喪攝主而往案昭十五年傳注義以爲斂攝
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也案此非何休注皆大夫有主之文大夫以
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形制然推義謂亦應有按
喪之銘旌題別亡者設香於庭亦有所憑祭必有尸想像
乎存此皆自天子及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爲殊何至
於主惟侯王而已禮言重主道也案檀弓文埋重則立主
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爲
別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按經傳未見大夫士無
主之義有者爲長

魏書禮志清河王懌議曰延業盧觀前經詳議並據許慎

鄭予之解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此議雖
出前儒之事實未允情理何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禮本以
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
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像生存上自天子下逮
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主謂惟王侯禮云重主

道也。案檀弓文此為埋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

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祔載之左史饋

食設主著於逸禮大夫及士既得有廟題祖題考何可無

主公羊傳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

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為攝主者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

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

尙為之不釋沉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

異義敦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間一說埋之於廟北

墉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

鄭駁之云按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

柩將入於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

皇清經解 卷三 高天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七

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

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左禮記九檀弓下正義通典禮

以備火災當本五經異義

五經異義曰虞主埋之廟北墉下北方無事虞主亦無事也御覽

百八十八○案此條末十字當在前條一說埋之于廟北墉下之下

五經異義曰春秋左氏傳曰徙主祔于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

室所以藏栗主也虞主所藏無明文也御覽五百三十一禮儀部○案此條當在前條

引左氏說之下

蒙案左氏傳昭十八年正義引白虎通曰主祔納之西壁

通典引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必在西者長老之處

地道尊右鬼神幽陰也魏代或問高堂隆曰昔受訓云馮君八萬言

章句說

蒙案隸續嚴訢碑治嚴氏春秋馮君章句然則此公羊說也

正廟之主各藏太

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案逸禮藏

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答曰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壁中不

言堂室愚意以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也通典又引蜀譙

周禮祭集志四時祭各於其廟中神位奧西牆下東嚮諸

侯廟木主在尸之南爲在尸上也東嚮以南爲上續漢祭

祀志補注引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墉下作栗

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墉中已葬收主爲木函

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墼中墼內外不出堂室之上賀循引

漢儀云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座于墼下摯虞決疑云

廟主藏於尸之外西墉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笥以

皇清經解

卷五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主

盛主

並見通典西墉蓋文類聚三十八引作北墉

左氏傳莊公十四年正義宗

祏者慮有非常火災於廟之北壁內爲石室以藏木主有

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室

案昭十八年正義畧同

案諸家言廟

主所藏或云西壁或云北壁據馮君章句則藏西壁者正

廟主也藏北壁者遷廟主也左氏正義於宗祏言北壁亦

爲遷廟主耳其虞主所藏公羊文二年何休日期年練祭

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攷曾子問天子諸侯出以

遷廟主行反必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埋虞主不

必同處也一說埋之北墉下此與遷廟主所藏同處殆

不然也異義引公羊說則以爲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間鄭

駁據埋重之禮以爲埋虞主於廟門之道左義證最確

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

禮記九檀弓下正義

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

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六

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

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記

同禮記四曲禮下正義云鄭君不駁明同許意○又檀弓下正義云鄭氏不駁

孔廣林曰以士虞記於虞再虞用柔日三虞用剛日推之

九虞者當八虞用柔日第九虞則用剛日此云九虞者以

柔日蓋有脫誤

蒙案公羊文二年傳何休解詁曰禮士虞記日桑主不文

古主皆刻而諡之

案今士虞禮無此文蓋逸禮也

蓋為禘祫時別昭穆也

虞主三代同者用意麤悞未暇別也穀梁傳曰立主喪主

皇清經解

卷五 皇天 陳經修五經異義疏證

七三

於虞吉主於練白虎通曰所以虞而立主何孝子既葬日

中反虞念親已沒措極已去悵然失望仿徨哀痛故設桑

主以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也所以用桑練主用

栗

見御覽五禮記雜記下曰士三月蒸是月也卒哭大夫百三十一

禮記雜記下曰士三月蒸是月也卒哭大夫

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

虞大夫五諸侯七何休注公羊傳曰禮虞祭天子九諸侯

七大夫五士三士虞記曰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三虞

卒哭用剛日是公羊說九虞以下尊卑之差與左氏說禮

記並合也惟公羊言虞已有主左氏僖三十三年傳言凡

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二者不同鄭注檀弓重主道也

引公羊傳虞主用桑注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引左氏

傳祔而作主孔氏正義申之云鄭君以二義雖異其意則
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故注檀弓云重既虞而埋之
乃後作主下檀弓云虞爲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
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中曰舍故而
諱新鄭以爲人君之禮明虞唯立尸未作主也

許氏異義引此詩曰有母之尸喪謂陳饗以祭忍養不及親託
正義

孔廣林曰鄭箋云已從軍而母爲父陳饌飲食之具自傷
不得供養也是不從許義矣正義云彼爲論饗飪生死不
爭此文故不駁之

許氏五經異義曰公侯祭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夫鬼神之
皇清經解 卷五 高天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三

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國位百辟者國君先有功德於人者今
在其位故報祭之 初學記十
三祭禮

異義左氏說賑社祭之肉盛之以脣宗廟之肉名曰膳 周禮大
宗伯疏

蒙案公羊穀梁皆云賑者何俎實也生日賑孰曰膳說文
示部賑社肉盛以脣故謂之賑天子所以親遺同姓春秋
傳曰石尙來歸賑繡宗廟火孰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繡
焉以饋同姓諸侯此用左氏說而字作賑蓋古文也鄭君
注周禮大宗伯云賑膳社稷宗廟之肉同許君義

異義公羊董仲舒說躋僖公逆祀小惡也左氏說爲大惡也許
君謹案同左氏說

鄭駁之云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公主於閔公主上不順爲小

惡也

禮記二十三
禮器正義

禮器正義曰案文二年公羊傳云逆祀奈何先禩而後祖也何休解詁云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閔僖爲兄弟以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故云先禩後祖此公羊之義也案外傳云躋僖公弗恭云明爲昭其次爲穆以此言之終文公至惠公七世惠公爲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躋僖公爲昭閔公爲穆自此以下昭穆皆逆故定公八年順祀先公服氏云自躋僖公以來昭穆皆逆是同國語之說與何休異義

皇清經解

卷三 高天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古

及師古曰謂兄死以弟代立非父子相繼故言及此足明兄弟無相繼之道矣

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於閏月不以朝者閏月殘聚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廟議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朝棄時政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鄭駁之引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又云說者不本於經所譏者異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似俱失之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是以加猶譏之論語曰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享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

禮記二十九
玉藻正義

五經異義曰古春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弃時政也弃時政則不知其所行故閏月不以朝者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正還藏於太廟月旦朝廟有神有司因告曰今月當行某政至於閏月分之朔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之者是也

御覽五百三十八引○案

未二句朝下當脫于廟議三字

蒙案此所引文有錯互弃時政則不知其所行以上左氏說也閏月不以朝以下公羊說也

又蒙案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傳不告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二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十一

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不告

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

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是二傳意同何休

解詁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

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

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

也左傳文六年正義云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

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玉藻說天子之禮云聽朔於

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鄭元以爲南門之外謂

明堂也朝享卽月祭是也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

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

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
享嘗乃止然則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
於太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耳皆先告朔後朝廟朝廟

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云猶朝于廟

異義竈神今禮戴說引此燔柴益瓶之事蒙案禮記疏不列禮器之文從省當補

古周禮說顯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許君謹案同
周禮

鄭駁之云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馬其尊如是王
者祭之但就竈陘一何陋也祝融乃是五祀之神祀于四郊而
祭火神于竈于禮乖也禮器正義○又荆楚歲時記注引古周禮說十九字

異義大戴記禮器云蒙案禮器正義云異義今禮戴說引此燔柴益瓶之事御覽引作大戴記禮器疑大
皇清經解卷三萬六陳煥修五經異義疏證 美

戴記亦有此篇與小戴同也竈者老婦之祭許君謹案月令孟夏之月其祀

竈五祀之神王者所祭非老婦也

駁曰王爲羣姓立七祀一日司命主督察三命也二日中霤主
宮室居處也三日門四日戶主出入五日國行主道路六日大
厲主殺也七日竈主飲食也竈神非祝融是老婦御覽五百二十九禮儀部

五祀

許慎云月令孟夏祀竈王者所祭古之有功德於人非老婦也
鄭元云爲祭五祀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禮設主於竈陘祝融
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馬上公也今但就竈陘而祭之
屈上公之神何其陋也又月令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文列在
上與祀竈絕遠而推合之文義不次焉得爲義也又左傳云五

官之神生爲上公死爲貴神若祭之竈神

蒙案神字誤當爲陞

豈得謂貴

神乎特牲饋食禮云尸諤而祭俸爨以謝先炊者之功知竈是

祭老婦報先炊之義也臧文仲燔柴於竈夫子譏之云盛于盆

尊于瓶者是祝融之神豈可以盆瓶之器寘于陞而祭之乎

通典

五十一吉禮十一

蒙案白虎通五祀篇曰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

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爲神而祭之月令

曰其祀戶其祀竈其祀中霤其祀門其祀井白虎通又曰

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時祭牲也一說

戶以羊竈以雞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

不得用牛者用豚井以魚通典引馬融以七祀中之五門

皇清經解

卷三

霤

七

戶竈行中霤卽勾芒等五官之神配食者勾芒食於木祀

融食於火蓐收食於金元冥食於水勾龍食於土故月令

五時祭祀只是金木水火土行之祭也鄭冲云五祀雖出

天地之間陰陽之氣實非四時五行陰陽之正也月令春

祀戶祭先脾秋祀門祭先肝此順氣所宜藏所值耳又司

命則司命星下食人間司譴過小神矣袁準正論以爲五

行之官祭於門戶行竈中霤土神也火正祀竈而水正不

祀井非其類也且社奚爲於人間之屋棟間哉禮記王七

祀諸侯五大夫三冬其祀行是記之誤也井不輕於竈行

不唯冬白虎通云月令冬祀井是也秦靜云今月令謂行

爲井是以時俗或廢行而祀井高堂生云月令仲冬祀四

海井泉祭井自從小類不列五祀儒家誤以井列於五祀
宜除井而祀行傳兮曰七祀五祀月令皆云祀行而無井
月令先儒有直作井者既祭竈而不祭井於事則有闕於
情則有不類謂之井者是也杜佑曰按漢諸儒戴聖聞人
通漢等白虎通議五祀則有井之說蓋當時已行中間廢
闕至魏武重修舊典而祭井焉鄭康成注周禮大宗伯五
祀以爲五官與左氏說同以其文在五嶽之上也注禮記
曲禮五祀以爲戶竈中雷門行與白虎通同以其文在山
川之下也注王制五祀又以爲司命中雷門行厲與祭法
同以曲禮天子諸侯大夫同祭五祀無差等故疑爲殷制
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有尊卑等級

皇清經解

卷三 萬夫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夫

故疑爲周禮也禮器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
盆尊於瓶鄭注奧當爲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
祭儻饗饗爨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
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祭似失之月令孟
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鄭注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
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
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
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正義云祀竈之禮以
下皆逸中雷禮文設盛於俎南者盛謂黍稷盛之於簋皇
氏以爲此祭老婦盛於盆非其義也鄭以奧當爲爨者禮
器正義云特牲記注舊說云宗婦祭儻饗烹者祭饗爨用

黍肉而已無邊豆俎正義又引異義駁云云而申之曰如鄭此言則祝融是五祀之神祀於郊與者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邊豆設於竈陘又延尸入與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此三者所以不同也壽祺謂鄭駁異義辨竈神非祝融審矣注禮器破與爲爨非也鄭禮器注云與或作竈許君引大戴記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是小戴作與大戴作竈與竈聲近爨則遠矣無容致誤祭竈必先奠于與既又迎尸入與二事一時故竈或誤與老婦先炊以配竈神故竈亦可言老婦之祭猶勾竈爲后土後轉以祀社因謂社爲后土也鄭欲示分別故據特牲饋爨養爨言之不從大戴作竈爲正

皇清經解

卷三 禮六

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堯

